

甄正論
敬和論

微

C40
4514
190

C 40-4514



64853

了翁一庵詩一歲及有
家書畀之武州紫雲山
我欲歸塔院度府中永
為僧示教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甄正論卷上

唐佛授記寺沙門玄凝撰

滯俗公子問於甄正先生曰余長自聾俗情未曉於
大方生於季代心有昏於通理每遲廻於聞見踐岐
路以躊躇竟迷滯於言說仰夷塗而顛躓自懷此惑
行積歲時希爲指南坐祛知北
先生廼隱機而對曰余少聞詩禮長好墳籍耽翫有
年披覽無倦簡冊所載文字所紀帝王政化凡聖教
門莫不甄明是非詳辯紕繆久蓄靈臺之鑒恨無起
予之商子今質疑不失言矣

公子跪而進曰夫記事之書歷代之史述古人之糟粕寔先王之蘧廬此乃末俗之談焉足言誼至如釋迦貽範法王演化超九流而獨步歷萬劫而高視言象不詮其闡域愚智莫窺其兆朕皎皎焉若十景之昇青天滔滔焉似九瀛之浮碧海此蓋出代之聖有不俟僕之一二談也夫道之爲教也其來尙矣爰自黃帝之書逮乎伯陽之典修身理國之要延齡保壽之功靜退清虛之規雌柔恬惓之德慈儉戒剛之用挫銳解忿之能誠有益於凡情固無虧於時政自家形國抑有由焉近自吳蜀分疆宋齊承統別立天尊

以爲教主據其經論所說天尊者乃道法之宗匠玄門之極位天人所奉故號天尊原乎造化之先本乎陰陽之始生成天地孕育乾坤萬物資之以立形三光稟之以成象據此所陳天尊在於天地之先矣先生學富蓬山藝兼石室道該儒史識辯幽微明鏡高懸物來斯鑑洪鍾佇扣敢遡下風請決深疑庶幾迷復

先生乃仰天而歎曰此迷固衆豈獨子焉進坐吾爲子論之夫道之爲教起自黃帝逮於伯陽誠如子之言也至於天尊者何虛妄乎何虛誕歟子諦聽之吾

爲子分析辯之夫宇宙之外言議所不及者人莫得而知之天地之內耳目所泊者咸可究而詳焉余披覽書史古人陳迹簡牘所紀翰墨所傳咸見之矣當爲子據史籍憑典記而語之案周易鈞命決云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謂之五運釋云氣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此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皆謂太易太素等也又案易緯通卦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氣之清輕者上浮爲天氣之濁重者

下凝成地天地和而生人以人參之謂之三才又案易序卦云有天地萬物然後立君臣定父子長幼夫婦之禮尊卑上下之別據此太易之前氣色未分形象未著混淪茫昧無狀之狀二儀既判天地形具三光已朗氣象質見陰陽交合人乃生焉自茲之後三才始備此並書紀所詮若指諸掌天尊若本無形色卽與太易等無異不得生在五運之前若有形色卽生在三才之內不得在太易之先且太極之先無形無象天尊不可有形明矣若與太易同氣至太極後共三才俱稟形而生此乃爲陰陽天地之所生育豈

能先天地哉請究斯理虛實自彰不假傍求稽之經史

公子懔然而驚曰如先生所談誠虛妄矣但習俗移久觸塗多情以愚不了尚有惑焉重申疑緒伏希指誨按道家靈寶等經非無憑據咸是天尊所說部表具存若元無天尊經教從何而有靈寶所載事跡昭然僕請再陳庶垂一覽經云天尊居大羅天玄都玉京山或遊空青林中或坐涓水之下處三清之上總九仙之長朝會百靈階級萬品其於神變奇異備列經文若無影響何能致此亟煩高聽希翫釋疑

先生莞爾而笑曰子何惑之滯乎重爲夫子揚摧而論之子察之也夫言不可以虛發必據禮經筆不可以妄書事遵典籍是知禮經無紀咸非雅正之談與籍不詮並爲虛謬之說縑細可驗縑素難誣教異外方跡基中寓考之史冊同明鑑之臨形求之帝載若權衡之准物自無懷以往文字未融炎皇以來書紀方漸逮乎黃帝少昊之代顓頊帝嚳之朝唐堯虞舜之君夏禹殷湯之后周武秦襄以降漢魏晉宋以前上自尙書綿乎左傳司馬遷史記皇甫謐帝王紀韋昭洞紀陽曄裴玠之書歷代相承年祀顯著大無不

錄細無不載禪讓戰爭之帝淳澆步驟之皇神祇變見之徵災異祥瑞之應龍鳳龜蛇之通感魚鼈賢兇之精靈爰及樹石奇怪鬼妖魑魅莫不咸備書之何獨天尊不祥其事自天皇啓運帝業權輿逮自人皇年代綿遠五姓爲其宗本七十二姓派其繁流至有巢燧人事經六紀九十一代一百八萬二千七百六十餘年其時文字未生俗尚淳朴自太昊至無懷氏凡一十六代合萬七千七百八十三年數歷三紀七十二禪自炎帝神農氏至黃帝子孫相承一十八代合一千五百二十年文字已生漸可詳紀自茲以降

史官立焉歷然可觀備諸方冊天尊之義闡爾無聞以此推之足明虛妄昭然可驗何所疑焉

公子曰先生縱懸河之辯吐連環之詞藻雪心靈清滌耳目自可韜聲屏息察理通幽而迷滯過深不無小惑再躡高聽有媿廼心請更詳之冀申積晦按道家教迹義旨甚多法門名數事理不少經有三十六部名乃包於三洞玉字金書銀函瑤格紫筆朱韜具有表章豈全虛也

先生曰子迷其本又惑其末爲子備論少選可悟道經咸推天尊所說說主本自憑虛教跡足成非實皮

之不存毛將安附雖有三十六部咸是偽書徒稱三洞俱非實錄玉字金書僞中生僞銀函瑤格虛內構虛紫筆之名既矯詞而妄立朱轡之說亦假飾而空題語事似惑庸情摭實足爲虛妄但道家經教云是天尊所詮教主畢竟不存明經無人可說經無主自曉僞端拔本塞源詎勞繁述夫子今尚未悟終俟剖析論之其稱三十六部者義有由焉此名發自佛經道士因而創作庸俗愚情以增加爲勝以佛經有十二部乃加二十四部總成三十六部見佛法說眼耳等六根染塵因茲結罪遂於六根之上每根開六種

法門六六三十六故標三十六稱雖有其名竟無其義每部之內事理乖張此非聖人所詮妄造豈能該密三十六部僞妄可知又三洞之名還擬佛經三藏三洞者一曰洞真二曰洞玄三曰洞神此之謂三洞洞者洞徹明悟之義言習此三經明悟道理謂之三洞洞真者學佛法大乘經詮法體實相洞玄者說理契真洞神者符禁章醮之類今考覈三洞經文唯老子兩卷微契洞玄之目其洞真部卽是靈寶經數並是近代吳宋齊梁四朝道士葛玄宋文明陸修靜及顧歡等僞造咸無典實其洞神一部後漢末蜀人張

道陵自云於峨嵋山修道證果老子從紫微宮下降授道陵天師之任及符禁章醮役召鬼神之術道陵乃自偽造道經數百卷經中敘道陵與天尊相對說經經文多云天師道陵曰晉武帝平吳之後道陵經法始流至江左文明等於道陵所造偽經之中創制義疏以解釋之因此更造偽經以增其數三洞偽狀足可知矣玉字金書者經云天尊於玉京玄都說經既畢諸真人編玉爲字以寫其文一說云玉字者是諸天書名金書者鏤金爲字今道士所受法真文及上清其詞皆以玉字爲文其字似小篆又非小篆

道家明真行道於壇五方各施一真文其文書作玉字宋文明等作隸書以譯之據文明此狀益彰字僞若玉字本是諸天真人所書文明是近代道士不預說法之會又與集經真人不相交接如何文明得識玉字而譯以隸書卽彰玉字是文明所改篆書體僞立玉字之名所以還自以隸書易其僞字以此驗之較然可悉又云銀函瑤格且函者盛經之匣格者貯經之藏此言天尊說經人天敬重盛以銀函祕以玉藏以銀玉貴故用以緘經准此虛詞全爲詭妄但仙宮之代貴尙各殊若以人間銀玉爲天宮之珍人間

聲色可爲天宮所重聲色僞經說妄銀玉何乃是真
財色對境是同彼此何殊別立財破色未識其由又
云紫筆朱韜此更虛僞但筆之起稱基於六國秦人
蒙恬方始造筆自秦以前皆削木書之或謂之槩或
謂之札或謂之觚元無筆號豈有天尊已稱爲筆況
五色非實六塵咸假迷心執計妄以爲色在於賢聖
本無此見文明等以朱紫俗中所貴用飾籤題之名
且韜者以擬六韜妄竊太公兵書之號乃俗書之異
名兵誌之殊目不離塵勞之境纔淪生死之流語事
似是美名鞠理全成僞跡

公子聞先生此說心昏志擾莫知所措乃謂先生曰
伏聞衆口爍金積毀銷骨先生此誼無乃是乎未解
沉疑更希良釋經云雲彩霞光結空成字煙暉霧液
聚氣爲文芒垂八角字方一丈靈寶具顯奚所惑哉
先生曰情蔽執者難移性明察者易悟夫子沉淪溺
喪往而不返靡思已惑翻見致疑子審聽之吾爲子
述此經意旨久已曉之蓋敘真文僞濫之原顯靈寶
虛妄之迹旣云天尊含一氣之端包兩儀之始生化
物象孕育羣形說經不託空聞造字何推氣結此文
明等僞造真文之因虛立緣起之狀乃云天尊感雲

霞之氣聚結成文字方一丈冀異凡俗之書芒垂八角用殊篆隸之體若其真文應見於此下方警悟凡俗須示靈異之狀真文現在上方天尊都化之所何須廣大其文以呈詭怪之跡徒陳海棗之論寧思蝸角之虛此又僞也

公子曰玉字之文結空之氣既云虛誕誠如所言大羅之天玄都之境玉京仙宇金闕天宮空青寶林洞木靈樹三清上界九仙靈府道俗同詮豈並非實先生於是解頤而謂曰適欲爲子說之子果見問今爲子具陳其妄按靈寶僞經有三十二天其天自下

而上重疊置之從下第一太黃皇曾天第二太明玉完天第三清明何童天第四玄胎平育天第五元明文舉天第六上明七曜天第七虛無越衡天第八太極蒙翳天第九赤明和陽天第十上真玄明天十一暉明宗飄天十二竺落皇笏天十三虛明堂耀天十四觀明端靜天十五玄明恭慶天十六太煥極瑤天十七元載孔昇天十八太安皇崖天十九顯定極風天二十始黃孝芒天二十一太皇公重天二十二無思江由天二十三上極元樂天二十四無極曇誓天二十五浩庭霄度天二十六淵通元洞天二十七太

文翰寵天二十八太素秀樂天二十九太虛無上天
三十太釋騰勝天三十一龍變梵度天三十二太極
平育天按道家三十二天略無大羅之號卽明元無
大羅之天此又妄造則此三十二天總是僞立何以
知者今據二十四天名曇誓天第三十一天名梵度
天竊尋曇梵二字此土先無玉篇說文字林字統竟
無此字曇梵二字本出佛經與無現之流翻譯人造
用詮天竺之音演述釋迦之旨在於此方先無此字
後葛洪於佛經上錄梵字訓以爲淨陸法言因而撰
入切韻若天尊說靈寶等經在於佛法東流之前此

字未造如何天名預用若於佛法之後卽是偷竊佛
經近始僞造進退無據僞跡自彰大羅之名實此之
類驗斯一節足表三隅又玄都仙宮玉京靈岫按經
所說玄都是玉京山上宮名金闕乃玄都宮之闕稱
尋諸宗旨虛妄又彰且道法是此土之教天尊是此
土聖人詮化不在外蕃居止合於茲地自從文字已
來帝王境域上自斬皇之代下至姬周之朝東不越
辰韓西未逾大夏南纔至象郡北尚阻雁門此中闊
狹可知近遠斯在又據十洲記四夷傳地理誌輿地
誌括地誌汲冢書並無玉京玄都之域未審天尊何

處施化若在諸天之上人間境界全別非唯穢淨有異諒亦語言不同至於文字尙好是事懸隔但此地日月山河金玉珠貝叢林山石之等同業共感妄情起繫執有貴賤在於上天初無此事乃以人間妄繫金玉珍貴用標仙都仙闕之名忝曰聖人定不同此此又虛也但方域之言隨地改革萬里之內音旨不通況在諸天固殊聲韻設有天尊實於玉京山上說法終藉人傳方至此土復須翻譯然可流行驗無傳經之人又無翻譯之所縱令經語是此土之音必待人傳得至此國天尊說經之後須有集錄門人降自

上天傳于下代發玄都之勝境至赤縣之神州詮三十六部之靈文演一十二品之科格人事之間實爲壯觀何故史籍遺而不書凡在有情知其不可此又虛也又空青之林凋木之樹三雅之所不載九丘之所未詳虛構異名冀殊俗物唯有靈寶經說竟無典記可憑事等鑿空言同捕影此又虛也又云三清之天九仙之府彌增僞跡轉益虛宗按靈寶三清天號還同前說上下安之下曰上清中曰太清上曰玉清此三清也此三天布置在經三十二天上大羅天下釋云玉清天尊所居之天太清大道君所居之天上

清老子所居之天就教推尋更成虛僞靈寶列三十二天天位先定若加三清及以大羅則有三十六天不合祇有三十二天位此又不可也若三清大羅是三十二天内天三清大羅是其別號則列三十二天名數合標別號之名經無別稱明非三十二天之數此又虛也又此經稱是天尊所說說主元自稱虛徒有三清之名本無天尊可立玉清之境還是妄論所稱大道君道是虛通之理無物之謂太上道君豈合有像又不可立太清之天此又僞也老子驅車西域竟無升天之由虛標上清之位事等繫風之說再三

虛妄僞跡逾彰所言九仙者按經所說仙有九等等級差降以標其位天尊若處其長不出神仙之流神仙傳中何爲不載設令是實未免生死終爲劫火所焚不入證聖之位究其僞狀卽此之流

公子曰先生辯固宏開耀詞葩於舌杪言泉迴注瀉文瀕於談端若春景之煦薄水類秋飈之拂危葉辯卽辯矣疑尙疑焉按靈寶度人經云天尊居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此則所居有據說法無疑始青之天顯然碧落之宮昭著空歌標其境稱浮黎列其土名如何高論總排爲僞

先生乃撫掌大噱而謂公子曰聞一知十顏回見稱於孔父朝三暮四狙公致忿於莊生余昔怪焉今信之矣且始青之天與大羅何異碧落之號將上清豈殊前已昌言今復置惑按三十二天天無始青之稱三清之位位無浮黎之境置立參差始終乖舛但諸天之上咸是天人欲界之天男女雜處雖有欲事輕重不同修十善勝業生於其境不似人間分疆畫野自色界之上無女唯男修四無量因方感彼果咸無土地之實衆寶之所共成今言大浮黎土一何迂誕虛偽之狀參驗可知子自情迷非余辯誤

甄正論卷上

音釋

躡

陟利切頓也

蘧

蘧強魚切蘧寄舍也

遡

桑故切遡逆向也

懼

厥縛切驚顧貌

顓

顓職綠切顓許玉切顓顓帝高陽氏之號也

譽

高辛氏之號

賢

賢黃絹切獸名似犬多角

較訛

第五紙

十行非實按南俱作案

十二紙

二十行迷

南作違

甄正論卷上計字四千八百五十

弘法會松江信士徐爾鉉施刻寫板紙銀二兩二

錢二分 恭遇

節母王氏七十初度以此功德專祝

身康意泰歲吉齡遐般若深因慧光恒朗

信士徐洊承閔 抱香庵祖璿對

崇禎甲申孟夏松江弘法會貴州赤水釋繼慶較識

甄正論卷中

唐佛授記寺沙門玄巖撰

公子曰天上無地誠亦有之天尊神力不無有實按
此經文天尊當說度人經時七日七夜諸天日月璿
璣玉衡一時停輪神風靜嘿山海藏雲天無浮翳四
氣朗清此則神力所致聖德靈感故得日月駐景以
停運風雲斂靄以清澄若非大聖孰能至此

先生曰無天尚解造天無地猶能立地日月任其筆
削風雲隨其指撝確實論之並無其事且璿璣幹運
金渾應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二交會晝

夜百刻周旋潛轉靡有少停春秋二分冬夏兩至縱有盈縮大數不虧如也薄蝕差時行次失度史必書之以表天事但日度稍長猶爲吉應尙書史冊以示將來況天七日不轉經七百刻自有天地以來未若此之大瑞自合別飾史詞光諸簡牒典載不紀明並虛焉若言此之璿璣日月風雲山海之等並論天上之天不是人間之天者但諸天上界咸無日月自然光明遠近相耀以華開合爲晝夜不與此土相同宋文明等但見此土日月山海謂諸天還同此境亦有日月風雲山海等物不知諸天之上元無此等聖教

具詳此可略示虛又明矣

公子曰上天無日月等先生辯之至如天尊說經利益實廣經云天尊說度人經一遍一國男女聾病耳皆開聽二遍盲者目明三遍瘡者能言四遍跛者能行及周十遍乃至婦人懷孕馬獸含胎已生未生皆得生成地藏發洩金玉露形枯骨更生皆起成人以此言之神功大矣

先生曰余聞之有人寐而夢者於夢中又占其夢果如然也向已具論子仍固執何異占夢乎余告子以上天下境勝劣不同豈有盲聾瘖跛之疾亦無塚墓

骸骨之穢雖有死生之事皆是變化所爲無產生之生無屍死之死今此經天尊於始青天中說法乃云一國男女天上豈有國耶又云盲聾等病天上元無此疾按此經文元來不委上天善惡出自胸臆造此僞經乃委巷之浮談非典實之雅論虛僞之狀此又彰焉

公子曰先生所詮無非僞也然則道法流行爲日已久教跡匪一義理多門祇如三世因果六道業緣地獄天堂罪福報應皎然不昧豈徒言哉

先生曰此更虛也天尊之事靈寶之經首尾虛僞不

可爲證道家宗旨莫過老經次有莊周之書兼取列寇之論竟無三世之說亦無因果之文不明六道之宗詎述業緣之義地獄天堂了無辯處罪福報應莫顯其由自餘雜經咸是陸修靜等盜竊佛經妄爲安置雖有名目殊無指歸余更爲子舉例論之道家稱大尊說經在堯舜以前上皇之代其時淳風尙質漓俗未萌人無矯妄之心時有無爲之化老子說經當衰周之末帝王之季君昏於上臣亂於下征伐不由天子禮樂出自諸侯以大陵小恃強侵弱人懷狙詐俗變澆浮何因天尊當淳朴之日乃說地獄天堂罪

福因果三世六道應報業緣老子當澆漓之代乃說無爲無事恬惔清虛雖身寡欲逗機之義何其爽歟以理推之虛僞益謬

公子曰先代天尊先王執僞後之靜信豈復妄哉請少詳之無爲孟浪按道經云樂靜信等宿稟仙才早殖德本功滿行就道證天尊大弘教跡廣演經論豈並僞耶

先生曰上古本無猶能僞造元始下代同僞豈不解假立天尊夫子前惑其初今迷其末誣其源而泝其流曷可得耶此宋文明等爲元立天尊自知無據爲

佛經說釋迦棄儲后之位出家修道證得佛果遂僞立樂靜信修道證得天尊兼說經教具論因果等事趨日避影重覺心勞欲隱而彰僞跡逾顯非唯外無俗學不明得姓因由亦乃內無識知不悟立主虛僞且樂氏之姓出自樂正子春子春者殷掌樂之官命氏後爲樂姓年歲近遠檢驗可知若靜信實得天尊當殷之末代周之首年尙書周書何爲不載史記洞記何故不書又鞠靜信所化之域竟無其所東至日窟西窮月竄北指玄洲南臨丹浦推究境土並無靜信所都可謂語薛荔於長流足驚視聽之說蒂芙蕖

撰述

聖止齋集

四

卷一

於喬木殊爲理外之談徒懷挾彈之心寧知陷井之斃
公子曰元始法身靜信報果咸云假僞無一實存在
於下愚不無二惑竊憑書史敢立實宗輕忤高懷伏
垂矜恕

先生曰子何言之過也余少閱墳典長詣名理年過
知命研幾不疲俯瞻宇宙之間歎言論之無偶俯觀
時代之上恨知音之蓋稀向與子談未攄懷抱若能
架虛成實變僞爲真此則功侔造化之功力邁陶鈞
之力希一清耳子薄言焉

公子曰先生以天尊書史不載以爲虛妄在於僕也

誠亦如然祇如靈寶之經典記具載豈亦僞乎按吳
楚春秋及越絕書咸云禹治洪水至拔德之山見神
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
乎禹知是神人再拜請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
役蛟龍水豹子能持之不日而就禹稽首而請因而
授之而誠禹曰事畢可祕之於靈山勿傳人代禹遂
用之其功大就事畢乃藏之於洞庭苞山之穴至吳
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人於洞庭之苞山得此五符
獻之於吳王闔閭吳王得之示諸羣臣莫能識之聞
魯孔丘者博達好古多所該覽令使賁五符以問孔

證曰吳王閒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辯其文故令遠問孔丘見之而答使者曰丘聞之禹治洪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之於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丘卽未詳先是江左童謠云禹治洪水得五符藏之洞庭苞山湖龍威丈人竊禹書得五書者喪國廬尋而吳果滅矣此則事跡分明書史具載謂虛也言何玷歟先生於是哈然而笑謂公子曰向子瀉河漢之詞發雷霆之響謂縱堅白之辯乃肆染素之談以此而觀言何容易向共子論靈寶經僞未曾說靈寶符非若

得引符丘經亦可指火爲水況吳楚春秋近代始撰越絕之書修非尚古縱將爲實不得例經且符題靈寶顯此符之有靈効驗可憑堪爲寶重此表符之功用非標經文妙宗自是鬼神之錄術數之事豈以道陵之符矯云老子所授乃將夏后符本勒爲老子之符冀成靈寶比類而說足可知之且三墳五典唐虞以上之書述易修詩孔丘姬朝始撰豈以墳典俱曰俗書證是宣尼所作以此喻彼昭然可知又靈寶之事有其二義若越絕等書在宋文明前造則文明等取符上靈寶之目僞題所撰之經若於文明後修此

之二書亦皆虛僞妄創五符之跡用證靈寶經題以
事參之前後咸僞又云吳王得符俄喪國此乃凶妖
之書豈曰慈悲之教殞身滅國寔由靈寶之符夫子
徒欲光揚詎能掩其災禍飾詞崇僞未得驪珠討本
究源乃成魚目斯言之玷返屬子焉

公子曰靈寶教僞既如所言老子之書豈亦稱僞至
如化胡成佛事跡顯然尹喜之傳具陳出塞之記備
載元始內傳化胡之經咸述所因非無故實

先生曰此又僞於靈寶矣且老子仕周爲柱下史後
遂西入流沙至函谷關爲關令郡喜演黃帝書重廣

其文爲道德二篇上下兩卷論修身理國誠剛守雌
挫銳解忿行慈恭儉謙下之道成五千餘言尹喜又
錄老子與喜談論言旨爲西昇記其中後人更增加
其文參糅佛義大旨略與道經微同多說人身心情
性稟生之事修養之理夭壽之由後人又改記爲經
此經首章云老子西昇聞道竺乾有古皇先生不生
不滅善入無爲綿綿長存是以昇就經末又云老子
謂尹喜曰古皇先生者吾之師也還乎無名吾今昇
就亦返一源參驗此言足明老子知有釋迦所以捨
官西赴還乎無名者涅槃之理返一源者不二之稱

一中之本真如之本真如之體也吾之師者老子將就釋迦樞衣學道故遙尊曰師並老子西昇經文旣稱佛是已師如何翻云化胡爲佛若老子本擬往天竺化胡何所迴避而言聞道竺乾有古皇先生善入無爲化胡之義此其虛也但其文合云乾竺乾者天也易三三二卦以象天地足知乾者天之謂也後人抄寫誤昇竺字於乾字之上故云竺乾又按西蕃自葱嶺以西至于西海東西南北唯有五天竺無竺乾之國明是後代傳寫誤也老子不化胡之跡居然可知其尹喜傳老子出塞記及元始內傳並是近代道

士等見佛法興盛俗薄其教苟懷妬忌僞造此等文書云老子化胡成佛今直據化胡之文足以顯經本僞按史記及前漢書四夷傳諸蕃部落各殊一蕃之中又分數部西蕃之國咸悉城居國號蕃名其數極衆月支疎勒碎葉鐵勒大夏大宛居延休屠波斯天竺略舉大數子細甚多天竺之中東西南北及中分爲五國國號天竺人曰婆羅門與胡境相去尚有萬里若老子親化婆羅門成佛不應經云化胡況釋迦本是中天竺國王太子元自未登王位何得經云佛是胡國王驗此經文再三皆妄良由宋文明等以佛

法至此百姓歸依遂偽造化胡之經云佛是老子化
作誣惑聾俗欲令敬奉又文明等生長江濱不諳西
域傳聞西是胡國乃疑佛亦是胡復聞佛是王種還
謂佛是國王望風偽造此經論說化胡之事國名殊
不相當何異肝膽楚越以經驗國虛偽自分不待言
談方辯假妄

公子曰若也此經是偽何得云老子爲胡王及羣臣
說涅槃法華華嚴金光明等經經今現實豈曰虛乎
先生曰化胡本妄說經是虛此不合疑子何蔽也且
涅槃等經並是佛說各有緣起具論法相詮因果於

三世明罪福於六道辯報應之業顯真如之理旨意
不論化胡何關老子所說宋文明等元來未窺佛法
謂如道經義趣妄云老子所說推尋本跡何太狂踈
凡所述作須委由緒故雙林示滅三藏開結集之宗
兩楹夢奠十哲撰紀言之論姬文拘姜明夷之義載
敷馬遷下獄太史之書方著咸有所以非無表明修
靜輩江左庸流素蓄邪見徒知心矯豈悟跡虛按前
漢書武帝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兇奴至皋蘭過居延
斬首大獲昆耶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金
人帝以爲神列于甘泉官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

還傳云其傍有身毒國身毒者名天竺始聞有浮圖之教至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之經此並佛法東流之漸何因不說老子化胡之事若化胡不虛史傳自然合錄直以元無此事虛狀不可妄書

公子曰化胡之經先生稱僞何爲唐朝昊天觀道士尹文操奉勅修老子聖紀引化胡等經傳云老子化身乘六牙白象從日中下降淨飯王宮入摩耶夫人胎中生而作佛據此所說佛卽老子應身何妨實說經也

先生不覺噓吁久之而歎曰斯言之過致子惑焉但老子當過關日白云竺乾有古皇先生方將撒轡金河裏糧玉塞經履砂磧跋涉山川百舍忘疲一心訪道遠慕聖德遙尊曰師今化胡經中自身作佛前後乖謬吾誰的從驗西昇之首章類化胡之末句彼談此說始終參差良爲構虛詞多舛誤且老聃之適竺乾藉甚釋迦盛德准此佛生已久聲聞遠被東周老聃慕義欽風驅車以之西土而云至彼之後身方入胎僞在目前詎煩言辯作僞心勞蹤跡彰露旣云乘象入胎變身爲佛如何復說老子化胡必其入胎不

虛降生有實老子身已作佛違誰相化卽是伯陽自
生爲佛何關伯陽化胡成佛按此化胡入胎兩端皆
妄說經之事一槩成虛設今老子實入母胎受生作
佛佛是老子應身卽是道法宗祖道士等自合削髮
染衣投款緇侶變梟聲於穢響革狼顧於邪心而乃
毀五乘之聖文譽三張之鄙教踐迷塗而跪足泛欲
海以沉艣不復本以歸宗良爲此經先僞

公子曰此又云僞僕何言哉但道法之興基於邃古
教門宏遠宗致幽深其談詠者重玄所歸依者三寶
正真大道無上福田修而行之咸蒙利益或控青鸞

而上漢或駕白鶴以冲天御辯氣以宣遊躡雲網而
飛步此並史傳之所載吾子奚可詰焉

先生從容而答曰夫子向來所立咸捨實以憑虛亦
背正而扶僞余謂子知前迷而後悟識今是而昨非
乃捧螢光以比日策蹇足以齊駿以茲擬議何不量
力者歟且道之爲教誠亦多塗本自一氣派成萬彙
子云邃古此不虛談自二儀象著三才位形同稟一
道虛而能通辯之在人人外無道用之則見捨之則
隱契會斯理謂之得道能體之者免於災橫順生而
壽苟違斯理必罹殃咎逆生而夭故老子云外其身

而身存莊子云殺生者不死而順生也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莊子云生生者不生此逆生也外身者謂不自貴有已身不陵人傲物不貪聲色人我滋味等法衆共推之免於患難終其壽考此殺生者不死也有身者自貴有已身陵人傲物貪聲色財我以資奉其身生益其生爲物所惡身受折磨嬰於患禍夭其天年此生生者不生也此以人行論道若以國論者君主去奢侈屏聲色卑宮室薄賦斂省徭役務農桑君上垂拱而逸臣下鼓腹而樂上下交泰風雨以時日月貞明祚曆長遠此外其身而身存堯

舜是也君主奢侈僑泰崇飾宮室耽愛聲色徭賦繁重頭會箕斂勞苦生人法令滋章殺戮非罪風雨愆時星辰失度君昏於上臣擾於下盜賊災起宗社傾滅此爲有身桀紂是也修之於行謂之身道行之於國謂之化道故孔安國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故老子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又云大道廢有仁義則明道家之道斯之謂矣君能體道無爲則時邕俗泰人能體道無爲則全生保壽壽有三等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歲下壽八十所言不死者終其

三壽不爲夭死子云談詠重玄者卽老經云玄之又玄此明微妙兩觀同出一心之妄見此見從識辯心生推尋識辯之心竟無的主此事冥昧不可了知故云玄也玄者深遠冥昧之稱又玄者則此冥昧之理亦不可得更復冥昧深遠故云又玄此老子無慧心聖智不能鑒幽達微故致此疑也子云歸依三寶者道家僞經無三寶之義唯老子經文有三寶經云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慈者慈悲愍念之理儉者廉恕不貪之義不敢爲天下先者謙退卑敬之行若此三者依而行之誠

亦有益於行是俗中仁恕廉讓之道謙光濟物之德歸依此寶實是人中善人竟無因果業報之理道家每朝禮此三寶未知有何功德又云正真大道正者不偏之義真者非假之狀大者廣博之名道者虛通之理言行此之道正而不偏真而不假大而能廣推而驗之並是假號道者通理本無識性由人行之可偏可正故云道可左可右明無定正也真假之狀人可自知在於理中何真何假此非真也廣狹之相繫之者心心外無道又不大矣故云道大天地人大域中有四大人居一焉域者界域謂人居止之境

也道無定質因人行顯不出人境故與天地人三才齊其大小輪轉生死之域遶迴世諦之間妄號正真虛名大道有名無實何其謬乎又云無上福田者夫道用捨由人無別主宰周旋不越人境何有無上之能又福田之名道書不載事出釋典偷竊偽妄道縱修行不離生死駕鶴沖天五千元無此說控鸞上漢七篇曾不涉言此出神仙傳中豈關老莊之旨但仙由芝朮之力兼資丹液之功非是熏修何關於道且神仙之傳多涉虛誣祇如漢淮南王安坐犯法下獄自殺神仙傳說云得八公之術白日昇天又晉朝嵇

叔夜被鍾會譖見誅斬於都市神仙傳乃云得仙漢書晉書咸有列傳神仙之類卽此之流不足可憑又子云御辯氣以宣遊者莊周逍遙篇破健美之情斥神仙之術雖云列子御風無風則止不能無待況乎龍鳳哉自非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方始無待此是莊周寓言假託而說用杜希求之心非謂實有然也躡雲網者靈寶玉京山僞經步虛詞云旋行躡雲網乘虛步玄紀此是道陵修靜等僞造云天尊在玄都玉京山說法訖諸天真人圍繞天尊躡雲霞之上讚詠而行謂之步虛此是僞經前已破訖何得引僞

還證僞耶

公子曰又云此僞敢不聞命據實經證先生許乎

先生曰焉不許哉

公子曰西昇經老子之所說不同靈寶天尊之僞與佛經事跡頗亦相參經云老子說學道成聖積行艱苦故云動則經再劫自惟甚苦勤此則具論劫數之事何可異焉

先生曰西昇之記誠老子所說後人加增劫事雜糅其文按老子道德二篇元無劫數之旨何因西昇記內卽有劫數之名又此土書史並無劫數之事道家

所說與俗頗同咸云天地未分之前混沌無形二儀開後物象方著本無劫壞劫成之義且佛法未融東夏之前此土唯有劫殺劫賊之事無劫數劫名之文此記所論劫者佛經至此之後道士等盜竊佛經之劫加增西昇記文欲參亂佛劫以代混沌之說按道德經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老子說天地開闢之初萬物著形之始言道生元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人及陰陽陰陽生萬物此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則與俗書所說大綱略同老子若知劫初之因何故不說前劫壞而此劫生而言道生一

以彼證此明是參糅佛劫不惑至於靈寶偽經亦具論劫事並是修靜等盜寫佛經以益其教此亦可知公子曰西昇論劫子謂後人增加所說然則說因果罪福修善禳災不無其事至於行道建齋威儀整肅則有三籙祈請三元大獻次則明真塗炭靈寶自然科儀儼密不謝佛教欲以爲非詎能離間先生曰道家因果老子不詮說在偽經靈寶之部事非道典跡是佛經修靜文明潛爲盜竊佛經前已具辯無俟重陳祇如三籙明真三元塗炭自然齋法並出靈寶之文元非老莊之教文明修靜等所造此事

咸是偽修狀跡先彰不煩再釋但子仍惑須破積疑按偽靈寶齋儀云三籙者一者玉籙二者金籙三者黃籙玉籙者爲天子修之金籙者爲王公修之黃籙者爲庶人修之或拜日月精靈或拜星辰氣象或拜五岳仙官或拜四瀆水府叩頭乞哀搏頰祈福多料文采情規於財利廣支燈火意存於油燭相欺以妄行之于今與夫邪巫解禱有何殊異行邪求福神豈饗諸自然塗炭咸此之類三元者上元中元下元正月十五日爲上元七月十五日爲中元十月十五日爲下元釋云上元日是天官校計之日中元日是地

一限述

甄正論卷中

七

微

官校計之日下元日是水官校計之日此天地水三
官校算功過之事並是修靜等駕虛矯立元無其事
設使是實自是冥道鬼神之事鬼道所攝在於道士
何得預焉又云此三日三官校算人間行業罪福之
事故須設齋懺悔以滅其罪此益虛也檢尋老莊之
文本無此事並出靈寶偽經且冥司之理嚴於俗法
至如世諦法中凡人犯罪曾未發覺自首卽原事已
彰露雖首不免若未三官校算之日以前預建三元
禮懺容其免罪至校計之日犯狀已顯罪發方懺此
乃伏款希免其坐定不得原人間麤淺尚不免罪冥

道細密如何可赦虛有齋懺之文竟無免罪之理以
妄行妄庸情不悟徒設嚴急之科諒無雪愆之益
甄正論卷中

音釋

窳

充芮切

樞

苦侯切

羨

與久切

裏

文

軻

而振切

輪

木

跣

於阮切

舡

胡光切

舡

張連切

難

貌

較訛

第三紙

南作

孟

五紙

南作

九紙

南作

十紙

南作

關

十紙

南作

成

十三紙

南作

孟

五紙

南作

九紙

南作

十紙

南作

關

說下

少然

十五紙

南作

嚴

則說

三字

則說

三字

則說

三字

則說

三字

則說

三字

則說

三字

則說

支那

支那

七

改七

撰述

甄正論卷中

甄正論卷中計字六千四百六十

弘法會松江信士徐爾鉉施刻寫板紙銀三兩二

錢零七厘 恭遇

節母王氏七十初度以此功德專祝

身康意泰歲吉齡遐般若深因慧光恒朗

信士徐洊承閱 抱香庵祖璿對

崇禎甲申孟夏松江弘法會貴州赤水釋繼慶較識

甄正論卷下

唐佛授記寺沙門玄嶷撰

公子曰先生縱談天之辯震擲地之音恩煦所詮寒
谷湛其春露厲言所被湯池結其冬冰以僕燭火之
末光對曦景之層曜自可消聲疊足喻氣斂肩沉疑
未祛仍希妙釋但靈寶所詮咸歸僞妄老子事跡應
不虛誣河上公者神仙之人也昔漢孝文皇帝之時
結草爲菴居河之濱文帝好道德之經勅王公卿相
及二千石咸令習讀老經有數句不解帝莫能通有
人言河上公常習讀老經或可解之帝乃遣使賁所

不了句令問河上公公答曰道尊德貴不可遙問帝於是親幸河上詢問所疑河上公見帝抗首高據而坐帝甚怪之乃謂公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朕能令人死生富貴公雖德重何乃自高乎河上公乃撫掌大笑躍於虛空去地數丈坐五色雲氣之上下顧帝曰余上不至天下不及地中不累人陛下焉能使我富貴貧賤耶帝方悟是神人乃下輦再拜而謝之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兢兢誠慎常恐廢墜志性愚昧不識聖人稽首引過公乃授帝素書二卷謂帝曰熟讀此所疑自解吾注此書以來

經今于七百餘年凡傳三人兼子四矣勿傳非其人言訖失公所在據此靈跡非聖而誰識者以爲文帝篤信精至誠感冥徹老君使此神人授文帝道德章句帝旣受訖公乃晦影返真歸乎上方此之神異炳然顯著豈亦謬乎

先生曰子之此言更成虛妄道聽途說焉足可憑子向所論乃是葛玄作老經序僞飾此詞誑惑江左因循不悟令子疑焉竊據漢書帝紀凡有行幸無不載錄至如甘泉宮去京百餘里帝每行幸咸悉書之又景帝時吳楚七國反爲太后在東宮帝時往諮詢漢

書云帝來往東宮間又武帝幸五柞宮及幸河東祀后土史並書之按道士成玄英撰老經疏云河上公在陝州城南三里比於五柞甘泉河東遠數倍何因漢書不言況河上公躍坐虛空乘御雲氣授書於帝弘明道德比於郊祀神光及李夫人之事此爲盛烈棄而不錄未有斯理又河上公云吾注此書千七百年者此言又妄按周成王伐淮夷之後始制井田之法王畿千里出革車萬乘天子萬乘起自成王成王已前無萬乘之制據成王在位通周公攝政共有三十七年至赧王爲秦昭襄王所滅總八百六十年秦

自昭襄至子嬰合五十年爲項羽所滅漢高皇帝在位一十二年惠帝在位七年呂太后攝位八年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自成王至文帝末年都有九百三十二年按老經云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則明老子當說此經全在成王之後但經爲注本注以釋經經尚未有注何先述千七百年此又虛也又河上公自注老經云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明此注語全在周公之後千七百歲重益虛誣事跡旣僞感應豈實晦影之說妄談真返之言何矯

公子曰史冊不載誠亦難憑以愚管窺致茲迷惑老

莊之教其來已久道士之號非祇于今觀宇尊容肅設斯在星冠月帔雲褐霓裳目驗可知豈總虛也先生曰老莊之教余豈毀耶比擬佛經義理全別論善也則同途而各驚語宗也則異軌而分驅老教旨在於雌柔佛法事明於因果二軸七篇之奧義忘得喪於齊物之場八萬四千之法門契寂滅於涅槃之境修身治國之要道德之經具明捨凡證聖之果般若之文逾顯至如遣執破境息智忘身老經非無其語於行靡立其宗所修唯在人間極果纔登壽考佛之爲教應物逗緣隨類分明因機啓行自近之遠從

淺階深起一念心證真如果顯如天地明同日月麗文浮閱似若相參始理沉研皎然全異又子云道士之號非祇于今者亦何謬哉自開闢以來晉于晉末元無戴斑縠之冠披黃衫之帔立天尊之像習靈寶之經稱爲道士者矣所號道士者則廣成務光巢由涓棘之輩脫落時代輕傲王侯與俗不羣高尚其志次有遺榮冠冕締賞林泉歌紫芝以自娛調素琴而取逸末代則有性好飛鍊志存術數咸稱道士跡雖異俗衣無別制漢明帝時佛法被於中夏至吳赤烏年術人葛玄上書吳主孫權云佛法是西域之典中

撰述

聖二論卷一

國先有道教請弘其法始創置一館此今觀之濫觴也葛玄又僞造道經自稱太極左仙公目所造經云仙公請問經宋文明等更增其法造九等齋儀七部科錄修朝禮上香之文行道檀篲之式衣服冠屨之制跪拜折旋之容行其道者始斷婚娶禁葷辛又僞造靈寶等經數十卷後陸修靜更立衣服之號月帔星巾霓裳霞袖九光寶蓋十絕靈幡於此著矣至梁武帝初年爲修靜所惑曾致遵奉後悟非究竟之法親製捨道之文見在梁武帝集內後修靜出奔北齊其時丹陽陶弘景性多博識聰叡過人身爲道士居

于茅山之朱陽觀靜退無爲不交時事時號貞白先生又號陶隱居多所著述並行于代躬衣道服心敬佛法於所居地起塔圖佛形像親自供養號曰勝力菩薩其塔見在茅山朱陽觀中于今不爲鳥雀所污弘景重制冠服改館爲觀行黃帝老子之教惡靈寶法僞鄙而不行手著論以非之弘景深爲梁武所器尚頗徵令仕確乎不拔并述詩以贈武帝並入於集事跡昭顯光乎梁史子何惑之

公子旣聞先生此說心開意悟革識遷迷如披樂廣之天似廓張超之霧避席趨下拜首而謝曰僕久沉

俗網罕悟真筌耳滯黃花之音志昏白雪之奏雖則屢承妙釋方乃重結深疑形智聾盲一至於此幸蒙南指今從北轅靈寶天尊虛名若是至於經教莫不僞修凡所謬妄咸請垂誨希愈膏盲永祛沉痾先生怡然而對曰子今悟矣亦旦暮而得之復坐有疑便問余爲一一論之

公子曰佛教之內有僧尼兩衆道法之中有道士女冠二流彼此相望威儀備具准佛律僧愛二百五十戒尼受五百戒今道士女冠所受法籙一槩齊等更無增減俱受十戒真文上清之法并受符籙之事未

知此法何人所傳

先生曰道士女冠元無戒律還竊佛家十戒以充彼法真文上清咸以絹素爲之其中畫作符圖及書玉字其真文總有三法一曰八景畫爲日月星辰之象二曰五老畫作五老之神三曰五岳畫爲五岳山狀三本各得受用不要總受上清者其中書上清天中官位及符圖等初受十戒決受真文後受上清其法具矣籙者其數甚多不可備說略而詳之有千五百將軍三五大將軍等籙受此籙者然可行符禁章醮之事佛以尼是女人女人女性多嗜欲隨機制法故倍

多於僧道家法錄凡人妄造既不識根性所以道士女冠更無差異此等之法並是張道陵僞作此法公子曰老子既不說此定僞何惑道法先無戒律道士不妻娶憑何典記

先生曰道家無律禁姪欲之事今道士等不婚娶者學僧尼爲之一無憑據故隋嵩陽觀道士李播上表云准道法道士無不婚娶之禁道士等咸請娶妻妾其表見在李播集中

公子曰教無禁欲之科娶妻豈爽於教李播此請誠合其宜且道教所宗於老子老子仕周後適西域竟

無出家斷婚之跡道士今日出家遵誰之教

先生曰出家之法基在西域釋迦棄儲后之貴位捨妃嬪之愛戀出家修道六年苦行一朝成佛成佛之後方度僞陳如等此土元無出家之兆老子本自有妻仕周爲史去周西邁身是俗人本無捨妻室易衣服出家之狀故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瑕仕魏封段于後爲漢膠東平王太傳各有別傳又老經云子孫祭祀不輟此論依教修行則息胤繁盛代代不絕故云不輟豈令斷欲耶道士今日出家本學佛教更無別據

公子曰雖學佛法出家本宗自無此教老子不禁婚娶經文又說子孫今日縱學佛宗識者誰肯依信盜鐘掩耳豈杜他聞妄立天尊跡先彰露偽造經教又已表明靈寶文明等所修餘經何人所作伏請詳辯冀悉根源

先生曰道經除道德二篇西昇一卷又有黃庭內景之論自餘諸經咸是偽修又有太平經一百八十卷是蜀人于吉所造此人善避形迹不甚苦錄佛經多說帝王理國之法陰陽生化等事皆編甲子爲其部帙又有太清上清等經皆述飛鍊黃白藥石等法至

如本際五卷乃是隋道士劉進喜造道士李仲卿續成十卷並模寫佛經潛偷罪福構架因果參亂佛法自唐以來卽有益州道士黎興澧州道士方長共造海空經十卷道士李榮又造洗沐經以對溫室道士劉無待又造大獻經以擬孟蘭盆并造九幽經將類罪福報應自餘非大部帙僞者不可勝計豈若釋迦大聖獨擅法王施化西國聲流東夏按列禦寇書云商太宰問於孔子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用仁義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用

時政聖則丘弗知太宰驚曰則孰爲聖孔子曰丘聞之西方有聖人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莫得而名焉按宣尼此言與老子西昇所說略同伯陽仲尼並此土稱之爲聖二人咸知西方有聖人則明釋迦之道廣矣

公子曰僕幼懷志尙早竊當時之譽言談之者以詞令見稱伏聞高論有慙審訥木賜仰宣尼之崇仰愧環堵之卑陋耶鄭咸觀子林之宴容悟心識之昏怠是知扶搖九萬垂天之翼方升激水三千橫海之鱗乃運幸承咳唾疑滯咸盡竊見白屋鴻儒黃冠碩學

扼腕肝衡之士揚眉抵掌之賓並云儒道釋典三教是一咸躋於善理無有二慈悲仁恕殊途而同歸利物濟時百慮而齊致雖碧雞黃鳥之辯未可分焉雖堅合異之詞豈能別矣每思此義交戰于懷請一詳議希除衆惑

先生曰子何言之當乎余嘗欲著論未遑削藁因子之請見余之志夫三教羣分九流區別本迹雖異義意乃殊非唯麤淺相懸抑亦凡聖全隔尋文似涉參互究理居然不同自八卦成象六爻定位披龍圖而紀號觀鳥跡以裁書立德立言三墳暢三皇之化垂

訓垂範五典旌五帝之暮洎乎姬文公制禮作樂隆
二南之風雅孔宣父修詩述易詮十翼之精微莫不
序尊卑定君臣父子之道次長幼明夫婦朋友之列
盡忠貞以奉國崇孝悌以資家蘊恭謙以尅已施仁
恕以待物敦信義以申交務廉讓以推行此之五德
立身之義也敷文德以化俗運武功以寧亂修禋祀
以綏神祇崇宗廟而敬祖考啓畋漁之漸易著網罟
之義導盤遊之源禮標蒐狩之典截馘斬首效征戰
之勞宰犧屠牲邀薦饗之福貫胸達腋申馳騁之娛
天命剖肌忭賞心之樂刑禮典而奸詐起符璽著而

矯僞生盜國竊器者害父弑君爭權趨利者滅宗夷
族無慈悲之大惠有惻隱之小仁昧三世之因果明
一生之禍福餘殃宿慶逮乎子孫積惡修善絕於冥
報在生之命年有延促之限爲鬼之質壽無遷變之
期所云好生惡殺者謂性命之重人畜同之類於已
情豈宜傷害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聞其聲不食
其肉者以已之心體彼之命戀生之志物我皆然故
孔丘不味山梁之雉于定國之寬形孫叔傲之陰德
霸楚以昌其後高門以待其封項羽之陷秦軍白起
之坑趙卒身死杜郵之下支分烏江之上或禍福被

於當代或榮辱流於子孫身造身受似同見報父業子傳酬非自己亦有射宣王以復其怨抗杜回以答其恩申生命狐突以馭車劉約從元海而陪乘此論幽明交接人鬼相讎非罪福之業緣異報應之輪轉儒佛懸殊此其明矣

夫道之爲教儒之異流黃帝述其濫觴老聃嗣其絕紐究其本也保精養氣韜光藏輝全生遠害無爲寂怕恬憺清虛少私寡欲此其宗也自後變淳就澆分鑣各鶩派一元之理立三等之差上則却粒延齡飛仙羽化廣成黃帝是也次則守雌誠剛忘知息智伯

陽子休是也下則擯伐遺榮巖棲谷飲許由巢父是也推究神仙之跡事涉憑虛按黃帝本紀帝行房中之術修導養生之法御七十三女服一九金丹昇鼎湖策飛龍白日登天羣臣攀戀收衣冠劍履而葬於喬山之陽參驗此詞咸成焉有夫葬者藏也先生云亡子孫感戀卜其宅兆修建墳塋安厝魂靈藏秘骸骨庶免曝露之患黃帝馭青龍以冲天躡紫虛而遐上高謝萬機脫屣四海元來不死何因須葬且邵伯司牧分陝遺惠在人尚蔽芾甘棠恩德畱樹況黃帝居九五之位處萬乘之尊馭龍駕以上仙故勝寢疾

撰述

而死若羣臣攀慕情切卽合畱奉衣冠豈容埋棄帝之遺服以申誠戀之志仲子未薨來賵左傳以爲非禮黃帝不崩而葬臣下何苦見誣必葬不虛昇仙是妄進退之理事跡可知且御女求仙恣欲邀累更入輪迴之境詎登解脫之場縱令實得神仙終是未離生死何況此術黃帝受之於廣成所修在於一身本非出世之法黃帝之跡如此神仙之傳並以虛陳具在前論不復繁說也

夫老子爲教備乎五千之文莊周演論詳於七篇之旨所明道者俱詮陰陽天地和氣四時生育之理故

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嚴君平等釋云一者元氣謂混沌未分無象可見於無象道中生一氣兆氣之清者爲天濁者爲地此一氣生天地一生二也因天地和而生陰陽及人此二生三也以人稟陰陽陰陽能生品彙動植之類此三生萬物也故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明道則陰陽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明卽此陰陽之理非測度可知此神妙也能順此陰陽之理安其所稟涯分守雌柔恬惓寂怕無爲絕矯性之聖智棄越分之間知同微妙之兩觀泯有無之雙執挫折銳進之心解釋忿怒之志除剛勇之強

梁捐聲色之耽染體禍福倚伏之萌行慈儉謙退之行卽得終其壽考免於身患子孫昌繁祭祀不絕苟違於此則天命傷生招於敗累息胤勦絕其後不嗣故云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莊周解牛以全其生傳火而續其命齊萬物以杜健美之路墮四肢以去形骸之戀述木雁用遣愚智滯守之方喻指馬以忘天地執著之見混變化而夢蝴蝶一夭壽而延殤子太山小於秋毫則巨細之妄斯顯朝菌長於大椿則修促之繫方假此並莊周詮俗情妄執遂有長短妍醜之實而起人我貪惡之心利已損物致

招患禍此論一生之內有此顛倒夭齡害命牽累敗身無未來冥報之義過去業緣之理當代造善惡之行隨其所行當代受報與儒書所說大意略同此足明佛道全別

公子曰三教懸殊若此之異一理之說吁可同哉是知子沐心齋以安身非是爲他祈福宣尼潔齊以變食豈關藉因以求果設道供以邀冥資之助造天尊以希濟拔之功者何虛費哉何虛費哉而今而後庶幾免矣然章醮之法符禁之術比見行者時有效驗此事如何更請詳議

先生曰子之此問誠有理焉且章醮者祭祀之流祈禱之事有來自久非唯道陵之法黃帝太公時行此術醮者祭之別名禮典先著其義道陵因而修之行其法者謂之祭酒此是俗中術人之伎道士竊其法以求資養本非道教之宗此乃涉於鬼道神祇之理俗諦妄情不無其事與夫邪巫陰陽卜筮郊祀尸祝之類也行此法者是太常所司不合隸屬司賓寺管僧尼所以屬司賓寺者爲佛法從西國來同諸外客之例道士元非是客自然不合屬司賓寺管又行章醮祭祀之法卽是司禮寺事但以寺觀相對因此遂

屬司賓以實而論祇合郊社所管又符者鬼錄行之於鬼神之道所以有驗亦焉足怪焉

公子渙焉疑釋欣然而作拜首而謝曰僕習蓼甘辛居鮑忘臭沉淪弱喪積有歲年今屬顏光西邁之晨方悟非狂東走之弊朝聞夕死有慰深心謹承命矣請遵斯旨書紳自誠傳諸將來使倒踵之徒革心於昏昧之俗弘通之士懸解於真如之理遂筆削爲論贈諸後代

甄正論卷下

音釋

柞

疾各切木名

胤

羊晉切嗣也

盱

句于切張目也

蒐

所鳩切春獵日蒐

柞

疾各切

木名

胤

羊晉切

肝

句于切

蒐

所鳩切

春

馘

古獲切

耳也

鑣

悲嬌切

贈

撫鳳切

贈也

較訛

第一紙

三行南藏少

先生

六

行

但靈寶所詮南

九

行

南藏從能通起至解

二

紙

南作于一

八

行

錄南作

四

紙

行

書之

九

行

漢南尚

三

紙

少按字

八

紙

始南

七

紙

南作差

八

紙

化而自行一句

十

紙

南作施

十九

行

南作無

十九

行

南作無

十九

行

南作無

十九

十六

行

南作施

十九

行

南作無

十九

行

南作無

十九

行

南作無

十九

行

南作無

十九

行

南作無

十九

行

十六

行

南作施

十九

行

南作無

十九

行

南作無

十九

行

南作無

十九

行

南作無

十九

行

南作無

十九

行

甄正論卷下計字五千二百八十七

弘法會松江信士徐爾鉉施刻寫板紙銀二兩三

錢七分七厘恭遇

節母王氏七十初度以此功德專祝

身康意泰歲吉遐般若深因慧光恒朗

信士徐存承閱 抱香庵祖璿對

崇禎甲申孟夏松江弘法會貴州赤水釋繼慶較識

破邪論集序

唐虞秘書製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算能測至理凝邈豈繩準所知
實乃常道無言有崖斯絕安可憑諸天縱窺其宵冥
者乎至於五門六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九流百氏
之目三洞四檢之文苟可以經緯闡其圖詎可以心
力到其境者英猷茂實代有之焉法琳法師者俗姓
陳穎川人晉司空羣之後也自梁及陳世傳纓冕爰
祖及伯累業儒宗法師少學三論名聞朝野長該衆
典聲振殊俗威儀肅穆分節淹通畱連清翰發擿微

隱比地方春藏用顯仁之量如愚若訥外閭內明之功固能智周測海道亞彌天豈止操類山濤神侔庾亮而已爾其文情乃典而不野麗而有則猶八音之竝奏等五色以相宜道行則納正見於三空拯羣迷於八苦既學博而心下亦守卑而調高實釋種之梁棟蓋人倫之羽儀者矣加以賑乏扶危先人後已重風光之拂照林牖愛山水之負帶煙霞願力是融晦迹肥遯以隋開皇之末隱於青溪山之鬼谷洞焉迴揜巖崖則蔽虧日月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其間採五芝而偃仰遊八禪而寢息餌松朮於溪澗披薜荔

於山阿皆合掌歸依摩頂問道經行恬靜十有餘年然其疊嶂危岑長松巨壑野老之所棲盤古賢之所遊踐莫不身至目覩攀穴指歸仍撰青溪山記一卷見行於世太史令傳奕學業庸淺識慮非長乃穿鑿短篇憑陵正覺將恐震茲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成阻惑法師愍彼後昆又撰破邪論二卷雖知虞衛同奏表異者九成蠅驥竝馳見奇者千里終須朱紫各色清濁分流訶以凡測聖之疊責以俗校真之咎引文證理非道則儒典致深情指的周密莫不輟亂旗靡瓦解冰銷入室有操矛之圖厥角無容頭之

地於是傳寫不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見日同迷縱而得道法師著述之性速而且理凡厥勒成多所遺逸今散採所得詩賦碑誌讚頌箴誠記傳啓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合成三十卷法師與余情敦淡水義等金蘭雖服制異宜風期是篤輒以藤綆聯彼珪璋編爲次第其詞云爾

上殿下破邪論啓

法琳啓緬尋三元五運之肇天皇人帝之典龜圖鳥策之文金版玉笥之典六衡九光之度百家萬卷之書莫不導人倫信義之風述勛華周孔之教統其要

也未達生死之源陳其理也不出有無之域豈若五分法身二明種智湛然常樂何變何遷邈矣真如非生非滅而能道資萬有慈被百靈啓解脫彼岸之津開究竟無爲之府拔群生於見海之外救諸子於火宅之中但化隔葱河千有餘載教流漢土六百許年龕塔相望神人接踵所以道安登秦帝之輦僧會上吳王之車高座法師能陳八正浮圖和尚巧說五乘化洽九州福霑三世其爲利物此之謂歟有隋褫運賊馬生郊災起四兇毒流百姓慧燈旣隱法雨將收賴我大唐上應乾心下協黎庶補天以麗三象紐地

以安五嶽生民蒙再造之恩釋門荷中興之賜方欣
六茲五帝四彼三皇反淳朴之風行無爲之化竊見
傳奕所上誹毀之事在司旣不施行奕乃公然違近
流布人間洒席競爲戲談有累清風寔穢華俗長物
邪見損國福田理不可也伏惟殿下往藉三多久資
十善赴蒼生之望膺大寶之期道叶隆平德光副后
發洊雷之響則蟄戶俱開啓明離之暉則幽衢竝鏡
赫矣允矣難得明矣固以漢光重世周卜永年復能
降意福門迴情勝境津梁在念牆塹爲心伏願折邪
見幢然正法炬像化被奇深幸茲乎不任憤懣怒焉

之志謹上破邪論一卷塵顙威嚴伏增悚息謹啓
武德五年正月二十七日 上

破邪論卷上

撰述

破邪論卷上

德大

唐沙門釋法琳撰

太史令朝散大夫臣傅奕上減省寺塔廢僧尼事十

有一條臣奕言臣聞犧農軒項治合李老之風

彈曰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老子在周爲守書藏吏如

今秘書官也本非天子有何風化令犧農上帝與之

合虞夏湯姬政符周孔之教

彈曰周公孔子並是國治虞夏湯姬政符周孔之教

臣上述虞夏之教下化

澆薄之民亦非人王不得自爲教主

豈令虞夏四君却符周孔之教耶

雖可聖有先後

道德不別君有沿革治術尚同竊聞八十老父擊壤

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爲樂耕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

承家忠臣滿國然國君有難則殉命以報讎

彈曰既國並忠

臣何得有難曰常六

卿之徒不應起逆

父母有病則終身以側侍豈非

曾參閔子之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翼

彈曰二十九代止一曾參漢高已前獨推閔子成林之言無寔羽翼之奏本虛事太過矣

乃有守

道合德無欲無求

彈曰州吁叔段唯事貪求也寵辱若

驚職參朝伍

彈曰潘崇昇澆未肯若荆山鼎上攀附

昇龍緱氏壇邊相從駕鶴瑤池王母之使具禮來朝

碧海無夷之神周行謁帝所以然者當此之時共遵

李孔之教

彈曰黃帝昇龍蓋是三皇之世瑤池王母無名之日不應反

而無胡佛故也

彈曰汝旣稱無自

遵老教却習孔書

漢明夜寢金人入夢傳毅對詔辯曰胡神

彈曰周世不來傳毅

撰述

卷一

五

豈知有佛量已先來有佛是傳氏得知知先後漢中原
祖言佛汝反稱無五逆重殃自貽永劫也
未之有信彈曰虛魏晉夷虜信者一分彈曰禮樂衣冠晉朝始備
汝既謗言夷虜華夏是誰符融託佛齋而起逆逃竄江東呂光假
征胡而叛君時立西土彈曰時人嫌融謗云結聚呂光征還符至國破遂居河右
霸在涼州亦不降斯已後妖胡滋盛太半雜華箴曰
由僧叛居西土所熏出于未劫惡世縉紳門裏翻受禿丁邪戒儒士
有緣度正在於斯
學中倒說妖胡浪語箴曰縉紳遵忍辱之談曲類哇歌
聽之喪本臭同鮑肆過者失香彈曰發汝哇聲揚汝
過者寧不失香仰面唾兼復廣置伽藍壯麗非一日
天自受其辱斯言信矣
造生天之業種勞役工匠獨坐泥胡
脫苦趣之因箴曰爭運身手儀象聖尊撞

華夏之鴻鐘集蕃僧之偽衆

箴曰鳴百練之神鐘召三千之聖衆

動淳

民之耳目索營私之貨賄

箴曰感信心之聖目廢貪嫉之貨賄

女工羅

綺剪作淫祀之旛巧匠金銀散雕舍利之塚

箴曰女工羅綺

造續命之旛巧匠

金銀起碎身之塔箴曰旛梁米麵爭陳福田之

燭在照胡神之堂

箴曰旛梁米麵爭陳福田之剝削

民財割截國貯朝廷貴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

彈曰朝廷

簪古拾俗歸真崇

位通萬物之述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爲之風而民

自化執孔丘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經教安

說罪福箴曰原教所由示人斷惡之門開人十善之路軍民逃役剃髮隱中

不事二親專行十惡

箴曰拾二親之恩愛修十善之仁風忍其小違以成大順

月不除奸偽逾甚臣閱覽書契爰自庖犧至於漢高

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

彈曰員丘南郊不免殺生之咎

豈如佛戒不殺為先校量是非斷可知矣

官吏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

寧邦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

箴曰緣感則興事訖便息來往應物隱顯隨時

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

曹恒忻効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

彈曰昔嚴子陵不拜天子趙元叔長

揖司空典籍稱其美也況沙門是出世福田釋氏為物外高士欲令拜謁違擯處深理不可也

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

為犧皇之民

彈曰造化之世人不輸租犧皇之民鼓腹而臥聖門在上豈信崔浩姜斌之詞

者臣奕誠惶誠恐

彈曰事君盡忠言而有信聞奏不能了

謹上益國利民事十有一條如左謹言

彈曰

武德四年四月二十日上

上秦王論啓

沙門法琳等啓琳聞情切者其聲必哀理正者其言

必直是以窮子念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何者竊見

大業末年天下喪亂二儀騷黷四海沸騰波振塵飛

丘焚原燎五馬絕浮江之路七重有平壘之歌烽燧

時警羽檄競馳關塞多虞刁斗不息道消德亂運盡

數窮轉輸寔繁頭會箕斂積屍如莽流血爲川人不聊生物亦勞止控告無所投骸莫從百姓苦其倒懸萬國困其無主豈圖法輪絕響正教凌夷聖上興弔俗之心順昊天之神爰舉義旗平一區宇當時道俗蒙賴華戎胥悅於是叶天地而通八風測陰陽而調四序和邦國敘人倫功蓋補天神伴立極降雲雨而生育開日月而照臨發之以聲明紀之以文物恩霑行葦施洽蟲魚方欲重述九疇再敷五教興石渠之學布庠序之風遠効軒轅近同文景功業永隆不知子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竊見傅奕所上之事披覽

未通五內分崩尋讀始周六情破裂嗚呼邪言惑正魔辯逼真猶不足聞諸下愚況欲上千天聽但奕職居時要物望所知何容不近人情無辜起惡然其文言淺陋事理不詳辱先王之典謨傷人倫之風範何者夫人有言言必有中夫子曰一言合理則天下歸之一事乖常則妻子背叛觀奕所上之事括其大都窮其始末乃罔冒闕廷處多毀辱聖人甚切如奕此意本欲因茲自媒苟求進達寔未能益國利民意是惑弄朝野然陛下應天順時握圖授籙赴萬國之心當一人之慶扶危救世之力夷兇靜難之功固以威

蓋前王聲高往帝爰復存心三寶留意福田預是出家之人莫不感戴天澤但由僧等不能遵奉戒行酬報國恩無識之徒非違造罪致令傳奕陳此惡言擗踊痛心投骸無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極刑恨奕輕辱聖人言詞切害深恐邪見之者因此行非按春秋云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現夜明如日卽佛生時之瑞應也然佛有真應二身權實兩智三明八解五眼六通神力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泥洹其力也接下凡於苦海自後漢明帝永平三年夢見金人已來像教東流靈瑞非一具在漢魏

諸史姚石等書至如道安道昱之輩圖澄羅什之流竝有高行深解當世名僧盡被君王識知貴勝崇重自五百餘年已來寺塔遍於九州僧尼溢於三輔竝由時君敬信朝野歸心像教興行於今不絕者寔荷人王之力也世間君臣父子猶謂恩澤難酬昊天莫報況佛是衆生出世慈父又爲凡聖良醫欲抑而挫之罪而辱之理不可得也仰尋如來智出有無豈三皇能測力包造化非二儀可方昔商太宰嚭問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

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亦非丘所知
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亦非丘所知
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對曰西
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
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三王五帝必是大聖孔
丘豈容隱而不說便有匿聖之憾以此校量推佛爲
大聖也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
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直就孔老經書師敬佛處
文證不少豈爽一人所能誇譎昔公孫龍著堅白論
罪三王非五帝至今讀之人猶切齒已爲前智不鑑

良可悲矣主上至聖欽明方欲放馬休牛軾問封墓
興皇王之風開釋老之化狂簡之說尤可焚之若言
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促者按堯舜
獨治不及子孫夏殷周秦王政數改蕭牆內起逆亂
相尋爾時無佛何因運短但琳預居堯世日用莫知
在外見不便事恐蕃國遠聞謂華夏無識夫子曰言
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之者欲使無罪
聞之者足以自誠傳奕出言不遜聞者悉驚有穢國
風特損華俗謹錄丹款冒以啓聞伏惟大王殿下天
挺英靈自然岐嶷風神穎越絕局含弘好善爲樂邁

彼東平溫易是歡更方西楚加以阿衡百揆式序六條德既寒羅仁兼裂網開康莊之第坐荀卿之賓起修竹之園醺文雅之客莫不詩極緣情而賦窮體物信可譽形朝野美貫前英者焉但琳等內顧闕如方圓寡用念傳奕下愚之甚媿凡僧禿丁之訶惡之極也罪莫大焉自尊盧赫胥已來天地開闢之後未有如奕之狂悖也不任斷骨痛心之至謹錄奕害事輒述鄙詞件答如左塵黷威嚴伏增殞絕謹啓

武德四年九月十二日濟法寺沙門釋法琳

啓

奕云海內勤王者少樂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內生邪見剪剃髮膚廻換衣服出臣子之門入僧尼之戶立謁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結連房且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捨親逐財畏壯慢老重富強而輕貧弱愛少美而賤耆年以幻惑而作藝能以矯誑而爲宗旨然佛爲一姓之家鬼也作鬼不兼他族豈可催驅生漢供給死胡賤此明珠貴彼魚目違離嚴父而敬他人何有跪十個泥胡而爲卿相置一盆殘飯得作帝王據佛邪說不近人情且佛滑稽大言不及旃孟奢侈造作罪深桀紂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

對曰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之大意也若言佛爲胡鬼僧是禿丁者按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孔老師敬佛處文證如左以答邪人冀其伏罪○道士法輪經言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又云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本戒上品經四十九願云若見沙門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老子昇上云天尊告道陵使往東方詣佛

受法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鵠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昇玄經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爲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卽禮大士隨往佛所○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極大梵流影宮禮佛○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齋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遏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玄經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爲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

沙門尼來聽法者當穩處安置推爲上座供王如法
供養不得遮止○化胡經云願採優曇花願燒栴檀
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云我生何以晚泥
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靈寶消魔安
志經云道以齋爲先勤行當作佛新本並改云勤行登金闕故設
大法橋普渡諸人物○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
迦葉菩薩化遊震旦○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
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語仙公父母
曰此兒是西方善思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
仙道曰日昇天仙公自語弟子云吾師姓波閱宗字

維那訶西域人也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
弟子曰吾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
同發願道微法開二人願爲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爲
道士○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
逾八十始有此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
買香市人恠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
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七匝
禮拜恭敬沐浴而止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
言則志於道○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
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昇玄內教經云

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肯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_{云云}○道士陶隱居禮佛文一卷○智慧本願本戒上品經曰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倍報功多報多世世賢明玩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太博至經云後生便爲沙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靜讀經乃笑之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執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仙公請問經云高上老子曰善古之時

人民純樸各懷道德虛心玄寂無爲無事此風旣散百競煙起萬流分析奸功互攻愚智相凌鬼神執威衆聖竝出製作教化唯令民修善自守是以有五經儒俗之業道佛各歎其教大歸善也○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大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高仙其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轉輪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

右錄道經師敬佛文如前

按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水竝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如由曰卽時無他一千在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卽遣鐫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卽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穆王不達其理恐

非周道所宜卽與相國呂侯入西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當此之時佛久已處世至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日暴風忽起發損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穆王大悅曰朕常懼於彼今已滅度朕復何憂當此之時佛入涅槃史錄曰吳太宰嚭問於孔子曰孰爲聖人乎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右錄孔書稱歎佛文如前

對曰書云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然太上貴德其次立言德欲使人歸言欲使人信汝無德庇身出言損他輕侮大聖豈爲人乎但孔老聖人尚自稱揚佛法令道士等敬讓僧尼汝旣稟承孔老爲師何以違背師教誹毀聖尊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子書牟子二卷盛論佛法○內典天地經曰佛遣三聖化彼東土迦葉菩薩彼稱老子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云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按前漢孝武帝元狩

中霍去病討匈奴至皋蘭過居延山獲昆耶休屠王等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率長丈餘列之於甘泉宮漢帝以爲大福燒香禮拜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有身毒國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圖之教

魏書云漢武得金人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得佛教流通之漸也

○漢哀帝元壽

元年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漢當時稍行浮圖齋戒○至章帝時楚王英喜爲浮圖齋戒奉黃縑白紵三十疋以贖僊詔報楚王尚浮圖之仁祠齋潔三月與神爲誓信也○桓帝時襄楷言佛陀黃老以課主上欲令好生惡殺少嗜欲尚無爲○後漢

書孝明帝永平三年上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前顧問群臣通事舍人傅毅對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而圖其形像愔乃與沙門迦暹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自此始也○後漢郊祀志曰佛者漢言覺將以覺悟群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其精進者爲沙門漢言息心剔髮去家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爲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修道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

生而得爲佛也身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爲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懷然自失也○魏書云蔡愔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寫像形置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文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陽雍門西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

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心行等非一皆緣淺以至深
藉微以爲著率在於積仁順燭嗜欲習虛靜而成通
照也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受三歸也三歸如君子
之三畏又有五戒斷殺盜婬妄語飲酒大意與仁義
禮智信同云奉持之則生人天勝處離鬼畜諸苦言
善惡之處凡有六道在其防心正身口斷妄語總謂
之十善道也能具此者近獲大報遠得菩提四月八
日夜從母右脇而生當周昭魯莊之世姿容超異者
三十二種大人之相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佛
既去世弟子等以香木焚身靈骨分碎大小如粟粒

其色紅白擊之不壞焚之不焦每有光明神驗滅後
百年有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萬
四千寶塔今洛陽彭城扶風蜀郡姑臧臨淄等皆有
塔焉竝有神異○漢法本內傳云明帝遣郎中蔡愔
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至天竺國得迦攝
摩騰等將釋迦像是優填王第四師所造還明帝問
摩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摩騰對曰迦毘羅
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三世諸佛
皆從彼生不問天龍鬼神有願行力者皆生於彼受
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

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教化之漢法本內傳曰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互相命曰至尊棄我道法遠求胡教我等今日朝次各將太上天尊所制經書盡已之所能共上一表曰五岳十八山觀太山三洞弟子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元首自從造化道教從生無爲之尊自然之父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過堯舜光澤四海八表歸仁臣等竊承陛下棄本逐末求

教西域臣觀西域所事者既是胡神所說者不參華夏復請胡人令翻其語託同似漢臣等思忖陛下雖翻得此語恐非大道如不依信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驗試臣等五岳諸山道士多有聰明智慧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經行悉能曉了太虛符咒竝皆明達或有吞符餌氣或有策使鬼神或有入火不燒或有履水不溺或有白日昇天或有隱形於地至於方藥法術無有不能者願陛下許臣等得與比較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僞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上重決若臣比對有勝

乞除虛詐敕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曰此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南門外道士等共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岳道士褚善信等七十人將靈寶真文太上玉訣崆峒靈章昇玄步虛太上左仙人請問自然五種諸天內音等經合一百二卷○華岳道士劉正念等七十人將智慧定志智慧上品戒仙人請問本行因緣明真科等六十二卷○恒岳道士桓文度等七十人將本業上品法科罪福明真科齋儀太上洞玄真文合八十卷岱岳道士焦得心等七十人將謂天靈書度命九天神章太上太極太虛自然滅度

五練生屍度自然券儀合八十五卷○嵩岳道士呂慧通等一百四人將太上安志上品三元品戒太極左仙公神仙本起內傳服御五牙立成朝夕朝禮儀合九十五卷○霍山天目山五臺山白鹿山宮山合八山諸山觀道士祁文信等二百七十人將太極真人敷靈寶文太上洞玄靈寶天文五符經步虛文神仙藥法屍解品上天符錄敕禁合八十四卷都有四百六十九卷置之西壇茅成子許成子列子黃子老子莊子慧子合二十七家諸子經書總有二百四十五卷置之中壇饌食奠祀百靈置之東壇明帝設七

實行殿在白馬寺南門外道西置佛舍利及經像十五日齋訖道士等卽以柴荻和梅檀沉水香積遶西壇經教上啼泣啓告曰臣等上啓太上無極大道衆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以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開曉未聞以辯真僞伏願無極玄老太帝三皇今謹依三五步罡之術燒經爲驗便放火燒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等見火焚經心大驚怖先時昇天者不復能昇先時隱形者不復能隱先時入火者不復能入先善禁咒者呼策不應先有種種功能者無一可驗諸道士等大

生慚愧爾時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今所試無驗卽是虛妄宜就西域真法褚信不答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輪摩騰法蘭先得阿羅漢果以慈善力踊身高飛行臥空中神化自在還坐本處怡然而住于時天雨寶花在於佛殿及衆僧上又聞天中諸樂之音感動人情大衆歡悅歎未曾有法蘭法師卽說偈言

狐非師子類 燈非日月光 池無巨海納

丘無嵩岳榮 法雲垂世界 善種得開萌

顯通希有法 處處化羣生

於時大衆圍遶蘭師數百餘重法師復出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讚述善法或說人天地獄因緣或說小乘阿毘曇或說大乘摩訶衍或說懺悔滅罪或說出家功德時司空陽城侯劉善峻官人民庶及婦女等發心出家四岳諸山道士呂慧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五品已上九十三人出家九品已上鎮遠將軍姜苟兒等一百七十五人出家京都治民張子尚等三百七十人出家明帝後宮陰夫人王婕妤等一百九十人出家京都治民婦女阿潘等一百

三十一人出家十六日帝共大臣文武數百人與出家者剃髮日日設供夜夜燃燈作種種妓樂比至三十日法衣瓶鉢悉皆施訖即立十寺城外七寺城內三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尼漢之佛法從此興焉

漢法本內傳凡有五卷

第一卷明帝得夢求法品

第二卷請法師立寺功德品

第三卷與諸道士比校度脫品

第四卷明帝大臣等稱揚品

第五卷廣通流布品

按玄通記云漢桓帝建和三年己丑之歲有沙門安靜是安息國主之太子捨國出家意存遊化至洛陽譯出衆經○魏書云文帝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沙門曇摩迦羅至許都譯出戒律○漢侍中傳教異記云周昭王三十七年丁巳歲佛生耶吳書云吳主孫權赤烏四年辛酉之歲有沙門康僧會是康居國大丞相之長子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是妖異有司奏聞吳主問曰佛有何神驗也僧會答曰佛晦靈迹出餘千載遺身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爲起塔經三七日遂獲舍利五色

曜天剖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吳王歎異信心乃發因造建初寺度人出家吳主問尚書令都卿侯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闕澤對曰從永平十年至今赤烏四年合一百七十年吳主曰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闕澤對曰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搦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吳主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以不闕澤曰臣尋魯孔丘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羣世

號素王制作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呂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等百家子書皆脩身自翫放暢山谷縱大其心學歸淡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世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允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誦焉若將孔老二家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對明矣吳主大喜用澤爲太子太傅○魏明帝曾欲壞宮西浮圖外國沙門乃金盤盛水置於殿前以舍利投水仍

有五色光起帝加歎異乃於道東作周閭百間以爲精舍元魏太祖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軌信可依憑有敕於京邑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者闍崛山及須彌山殿加以飾績別構講堂禪室及沙門坐處莫不具焉檢史籍通儒竝稱佛法盡美也盡善也邪見何緣自招逆罪魏世祖卽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於四月八日輿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散花禮敬沙門慧始甚有神異赫連昌破長安慧始

身被白刃而體不傷五十餘年未嘗寢臥跣行泥塗初不汚足色逾鮮白世號之白足阿練時王敬重大興佛法死十餘年儼然不變○魏太武時崔浩爲司徒不信佛每與帝言恒加誹毀因蓋吳作亂關中浩便進說遂除佛法道士天師寇謙之苦與浩諍浩不肯從謙之謂曰卿從今年受戮滅門矣於後太武通身發瘡痛苦難忍羣臣議云崔浩邪佞毀除佛法陛下所患必由於斯浩後果伏誅備加五刑豈非積不善之家必受餘殃然元魏君臨凡一十七帝一百七十九年唯七八年中佛法淪廢自餘光顯不可具陳

興光元年於五級大寺太祖已下五帝鑄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金二十五千斤正光元年歲次庚子七月明帝加朝服大赦二十三日請僧尼道士女冠等在前殿設齋齋訖帝遣侍中劉騰宣敕請法師尊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爾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法師曇謨最對論帝問曰佛與老子同時以不姜斌對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法師問曰何以得知姜斌曰按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法師問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姜斌曰當周定王卽位三年乙卯之歲於

楚國陳郡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時生當周簡王卽位四年丁丑之歲事周爲守藏吏當周簡王卽位十三年景戌之歲遷爲太史當周敬王卽位元年庚辰之歲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此足明矣法師報云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此則年月懸殊不同無乃謬乎姜斌曰若佛生當周昭王之時出何文記法師對曰出周

書異記并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旣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迴無文記法師對曰仁者識同管見闕覽不弘遠按孔子有三備十經謂天地人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善自披覽足得開曉也姜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法師對曰唯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上首達一切衆生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聖人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蓍龜以通靈卦也明帝卽遣侍中尚書令元乂宣敕語道士云姜斌論無宗旨宜下席又問斌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卽遣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

經帝令羣臣議定太尉丹陽王蕭綜太傅李寔衛尉卿許伯桃吏部尚書刑轡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只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時加斌極刑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諫免死配徙馬邑太和元年於方山太祖營壘之處建思遠寺自興光之後京內及四方諸寺新舊有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十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又以鷹師曹爲報德寺考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通流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略計僧尼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所自有

佛法未之盛也時世隆平人民豐樂僧徒甚衆會無逆人洎永嘉南遷迄於陳世三百許年像教東興法之盛也出好名德利益倍多光讚時君頗有凶者破邪論卷上

音釋

適他歷切 疊許覲切 緬彌典切 褫丈爾切 駮如融切
 入尺切 怒乃歷切 殉薛聞切 病烏何切 緹古侯切 哇馬切
 日賊切 貯展呂切 闔胡臘切 黔巨鹽切 黠七感切
 烏瓜切 聲也 積也 古紺切 情挹滂切 溜側飢切 黠七感切
 色 語普鄙切 縑古紺切 情挹滂切 溜側飢切 黠七感切
 婕卽葉切 好婦官名 績胡對切 闕去規切 著書之切
 切 婕好婦官名 績與繪同 闕視也 著葛屬

吳述

破邪論卷上

壘

力軌切
軍壁也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貲刻此
破邪論上卷計一萬八百五十八
該銀六兩二錢七分
順治十七年八月 日徑山比丘徹微印開識

破邪論卷下

唐沙門釋法琳撰

奕云僧尼六十已下簡使作民則兵強人衆奕云寺
多僧衆損費爲甚但是寺舍請給孤老貧民無宅義
士三萬戶州唯置一寺草堂土塔以安經像遣胡僧
二人傳示胡法奕云西域胡者惡泥而生便事泥瓦
今猶毛臊人面而獸心土梟道人驢騾四色貪逆之
惡種佛生西方非中國之正俗蓋妖魅之邪氣也奕
云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
德生長神州得華夏正氣人皆淳樸以世無佛故也

奕云秦起秦仲三十五世六百三十八年奕云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二十九代而無佛法君明臣忠國祚長久奕云未有佛法前人民淳樸世無篡逆奕云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國奕云趙建武時有道人張光反梁武時僧光反況今僧尼二十萬衆早須廢省奕云自開闢已來至今武德四年辛酉積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百八載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奕云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歸俗○一答廢省僧尼事者對曰夫形迹易察而真偽難明自非久處未可

知矣昔遠法師答桓玄書云經教所述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然有興福之人不存禁戒而述非阿練者或有多誦經文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有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紀而體性真正不犯大罪者以此校量取捨難辯按出家功德經云度一人出家勝起寶塔至于梵天何者人能弘道自利利他絜已立身住持三寶津梁七世資益國家諸有罪者依法苦治無過者爲國行道○一答毀寺給民草堂安像者對曰法流漢地五百餘年寺舍僧尼積代來有龕塔堂殿皆是先代

興營房宇門廊都由信心起造或爲存歿二親及經
生七世求將來勝報種見在福田咸出彼好心非佛
僧課造書云成功不毀故子產不毀伯夷之廟夫子
謂之仁人況佛爲三世良田四生父母唯可供養不
可毀除佛雖去世法付人王伏惟陛下再造生民重
興佛道卽是如來大檀越主請遵漢明永平之化近
同文帝開皇之時○一答西域胡者人面獸心貪逆
惡種佛生西方妖魅邪氣者對曰按史記曆帝王儉
目錄及陶隱居年紀等云庖犧氏蛇身人首大庭氏
人身牛頭女媧氏亦蛇身人頭秦仲衍鳥身人面夏

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簡狄吞鸞卵而生契伯
禹剖母胷而出伊尹託自空桑元氏魏主亦生夷狄
竝應天命或南面稱孤或君臨萬國雖可生處僻
陋形貌鄙麤而各御天威人懷聖德老子亦託牧母
生自下凡何得以所出庸賤而無聖者乎夫子云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信哉斯言也僉曰有道則尊豈簡
高下故知聖應無方隨機而見尋釋迦文祖祢蓋千
代輪王之孫刹利王之太子期兆斯赴物感則形出
三千世界之中央南閭浮提之大國垂教設方但以
利益衆生爲本若言生在羌胡出自戎虜便爲惡者

太昊文命皆非聖人老子文王不足師敬○按地理志西域傳言西胡者但是蔥嶺已東三十六國不關天竺佛生之地若知而妄說何罪之深若不知浪言死有餘責○一答庖犧已下二十九代父子君臣立忠立孝守道履德稟華夏正氣者對曰史記淮南衆書等云黃帝時出蚩尤銅頭鐵額作亂天下與黃帝戰于阪泉以登帝位蚩尤逆命復戰涿鹿之野凡經五十二載○顓頊時共公作亂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傾危顓頊又誅三苗於洞庭又彭蠡汲冢竹書云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今見有囚堯城舜又與三

苗戰於丹水之浦堯上射九日落其烏羽

楚詞十日化出流金

鑠石

繳大鳳於青丘斬脩蛇於洞庭戮封豕於大澤殺

九嫫於泗水尚書云洪水滔天懷山襄陵黎民阻饑百姓昏墊禹時百姓各自其心而栢谷子退耕於野三苗不修德政禹親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背其北焚皇圖殺龍逢囚成湯縱妹喜修政不仁湯放滅之湯凡九征七十二戰大旱七年江河枯竭流金鑠石高宗伐鬼方三年殷紂辛迷惑姐已恣十惡之害流五虐之刑剖賢人之心剗孕婦之腹囚文王禁箕子周武王伐紂於牧野血流

漂杵誅之鹿臺王親射紂船懸頭太白之旗而夷齊非之不食其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武王之世三監作亂成王之日二叔流言宣王六月出征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采薇遣戍役云北有獫狁之難西有昆夷之患采芑又云宣王南征對曰上來所道竝是三皇已下三王之時必能守道履德懷忠奉孝爾時無佛足可清平何爲世世興師兵戈不息至於毒流百姓殃及無辜乃爲姚石慕容永嘉之世豈名蕩蕩無爲之時邪見失言一何謬矣一答秦仲已下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對曰史記云自殷已前諸

侯不可得而譜爲多失次第年代難知故尚書但以甲子爲次第而無年月者良爲史闕不記也邪見乃始於秦仲迄于二世有六百餘年者一往似長出何明證按春秋已前秦本未有春秋已來始有秦伯當春秋時秦雖漸霸但是周之小邑孝王之世命非子牧馬於汧渭之間不承天命未有正朔曾孫秦仲宣王之世始受車馬侍御之臣仲孫襄公以送平王東遷進爵爲伯文公已下始見史記自茲訖滅不過二百餘年史記竹書及陶公年紀皆云秦無曆數周世陪臣故隱居列之在諸國之下何因得有年紀續至

胡亥史記但從厲公列之一百一年終乎二世縱有年代皆附春秋自無別記赧王之末秦昭襄王因周微弱始滅周國僭號稱王諸史相承秦唯五世四十九年齊秘書楊玠史目云秦自始封至滅凡三十五世六百餘年者蓋取始封秦號經六百餘年非統霸中國經多年也邪見乃延秦短祚冒上長年一何虛妄哉○一答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虐政祚短自庖犧已下爰至漢高二十九世君明臣忠者對曰夫理貴深據言資寔錄何故庖犧獨治不及子孫堯舜二君位居五帝堯則翼善傳聖舜則仁盛聖明

如尚書之典論其化民治道功業最高民無能名則天之明君也堯又廢兄自立其子丹朱不肖舜則父頑母嚚竝止一身不能及嗣爾時無佛何不世世相傳遽遭磨滅隱居年紀云夏禹治九年昇纂十五年促纂十二年夏皋十一年夏發十二年對曰書云舜禹之有天下巍巍乎其有成功煥煥乎其有文章大禹謨云禹能卑宮室菲飲食皂帳綈衣而盡力於溝洫爲民治水於民有功若皇天輔德何爲天祚不永治止九年勘年紀云夏后相及少康之世其臣有窮羿篡浞及風夷淮夷黃夷斟尋等國竝相次作亂凡

概述

柳牙齋卷下

二十六年篡夏自立當時無佛篡逆由誰殷湯治十三年太丁治三年仲壬治四年太甲治十年沃丁治十三年太戊治十年外壬治三年沃甲治四年盤庚治九年小辛治七年對曰湯仁不殺開三面之網放夏桀於鳴條甚有仁德爾時無佛何以天曆不長太丁外壬其年轉促尚書云湯行九伐太甲五征伊尹立湯次子勝又立勝弟仲壬又放太甲于桐宮汲冢書云伊尹自篡立後太甲潛出親殺伊尹而用其子既稱忠樸之世爾時無佛何爲疊起蕭牆君臣無道周武王治十一年懿王治三年絕嗣僖王治五年絕

嗣頃王治六年匡王治六年元王治八年烈王治七年靜王治六年貞王治八年悼王治一百一日哀王治三月思王治五月對曰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舟應天嘉命諡法曰剋定禍亂曰武民賴來蘇軾閭封墓休牛牧馬治致太平汝言無佛年長何因祚短武王治十一年懿王僖王更復絕嗣○一答佛未出前世無篡逆者對曰何故周烈王弟顯王篡位四十八年悼王立一百一日爲庶弟子朝所害敬王弟哀王治三月思王外哀王弟治五月思王殺哀王考王復殺思王三王共立一年

出楊玢史目
陶公年紀

秦五世六

君四十九年昭王五年注滅周後始稱王在位五載
孝文王式一年襄王楚三年始皇政三十七年胡亥
三年殤帝子嬰四十六日對曰周顯王五年秦穆公
始霸三十四年秦權周政竹書云自秦仲之前本無
年世之紀陶公竝云秦是篡君不依德政次第不在
五運之限縱年長遠終非帝王以短爲長指虛爲實
有何意見秦時北築長城備胡人僞殺扶蘇矯立二
世陳勝蟻聚作亂關東漢時匈奴入塞烽火照甘泉
宮南越不賓乃習水戰漢高祖在位十二年惠帝七
年文帝高祖第四子非嫡武帝本膠東王景帝第六子

非嫡孝景帝時吳楚等七國皆反昭帝崩立兄子昌邑
王卽位二十七日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罪霍光廢
之後立宣帝此時無佛何爲乃爾後漢凡十二帝一
百九十五年光武三十三年孝明十八年章帝十三
年和帝十七年安帝十九年順帝十九年桓帝二十
一年靈帝三十一年獻帝三十年對曰後漢書云光
武撥亂反正明帝致治昇平民無百里之憂吏無出
門之役麒麟入囿神鳳栖桐赤雀文龜蒼鳥白鹿嘉
瑞備臻兆民胥悅垂洎磅礴之恩布通天滿泉之
澤論衡等書竝云後漢徵祥不慙周夏汝言有佛祚

短何故言長○隱居云自魏黃初元年至蕭齊之末凡二百八十二歲拓跋元魏十七君合一百七十九年爾時佛來何故年久奕云西域胡旦末國兵三百二十人小宛國兵三百人戎盧國兵三百人渠勒國兵三百人依耐國兵三百五十人郁立師國兵三百三十一人單相國兵三十五人孤胡國兵四十五人凡八國胡兵合有一千八百九十一人皆得紹其王業據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國況今大唐僧尼二十萬衆共結胡法足得人心寧可不預備之哉對曰檢漢書西域傳云旦末國小宛等八國並是葱嶺已

東漢域胡國計去長安不過萬里本非天竺佛生之地又無僧尼在中謀叛縱彼造惡何關此僧但奕狂鬼入心外興邪說虛引往事假謗今賢達者知其浪言愚人必生異見惑亂朝野深可痛哉○一答佛來漢地有損無益入家破家入國破國漢明之世佛法始來者大唐聖朝正信君子論曰諸佛大人遊涅槃之妙苑任般若之真空不可以言像求不可以情慮揆形同法性壽等太虛但應物現身如水中月所以瞿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觀丈六之容大滿虛空小入絲髮隨緣應質化無常儀尋釋迦之肇依後漢郊祀

晉魏等書及王儉史錄費長房三寶錄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佗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乘栴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率下降中天竺國迦毘羅城刹利王種淨飯大王第一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於嵐毘園波羅樹下從摩耶夫人右脇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瑞應經云沸星下現侍太子生本行又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殞如雨杜氏注解蓋時無雲然與佛經等符合通儒以爲佛生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利益天人度脫

羣品至周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夜於拘尸城入般涅槃自滅度已來至今大唐武德五年壬午之歲計得一千二百二十一歲滅後一百一十六年東天竺國有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萬四千寶塔遍閭浮提我此漢地九州之內並有寶塔育王起塔之時當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之歲也塔興周世經二十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焚燒典籍育王諸塔由此淪亡佛家經傳靡知所在如釋道安朱士衡等經錄云始皇之時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一十八賢者賁持佛經來化始皇始皇弗從遂囚禁防

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問曰雖有此說年紀莫知以何爲證請陳其決也答曰前漢成帝時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傳云向博觀史籍備覽經書每自稱曰余遍尋典籍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云吾搜檢藏書緬尋太史創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六代迄到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又云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推劉向言藏書者蓋是始皇時人間藏書也或云夫子宅內所藏之書據此而論豈非秦漢已前早有經佛流行震旦也尋道安所載一十二

賢者亦在七十之數今列仙傳見有七十二人按文殊師利般若泥洹經云佛滅度後四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爲五百仙人宣說十二部經訖還歸本土入于涅槃恒星之瑞卽其時也檢地理志西域傳云雪山者卽葱嶺也其下三十六國先來秦漢以葱嶺多雪故號雪山文殊往化仙人卽其處也詳而驗之劉向所論可爲證矣雖遭秦世焚除漢興復出所以荆楊吳蜀扶風洛陽有寶塔處皆發神瑞具在衆書依檢成帝鴻嘉三年歲在癸卯劉向撰列仙傳明矣故知周世佛法久來生盲人云有佛祚短實可悲矣依

經律云釋迦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萬年五千年
已還四衆學者得三達智證四道果末法已去猶披
袈裟勸周書異記云穆王聞西方有佛遂乘驊騮八
駿之馬西行求佛因以禳之據此而推同齊時上統
法師答高麗使云佛是西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
甲寅歲生至武德五年得一千五百七十七年也信
穆王之世法已東行劉向之言蓋爲明矣又漢武鑿
昆明池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非臣所知可問西域
胡人後外國沙門竺法蘭來因以事問蘭云是劫燒
之餘灰也方朔旣博識通人生知俊異無問不酬無

言不吝豈容不達逆記胡人蓋是方朔久知佛法當
與聖人必降故有斯對也佛旣去世阿難總持一言
不失迦葉結集羅漢千人咸書皮紙并題木葉致令
五百中國各共奉持十六大王同時起塔逮于漢世
東流二京所經帝王十有六代翻胡梵本爲漢之言
相承至今垂六百祀是以佛日再曜起自永平之初
經像重興發于開皇之始魏人朱士衡沙門衛道安
等竝爲紀錄總其華梵道俗合有一百八十二人所
譯經律戒論大小乘三藏雜記等凡二千一百七十
部總有六千四百四十六卷莫不垂甘露於八魔之

撰述
後牙部卷一
境流慧日於三有之中汲引將來永傳勝業教人捨惡行善佛法最先益國利人無能及者汝言破家破誰家破國破何國邪見豎子無角畜生夙結豺心又懷蠱毒無絲髮之善負山岳之差長惡不悛老而彌篤乃以生盲之慮忖度聖尊何異尺鷃之笑大鵬并蛙不信滄海可謂闡提逆種地獄罪人傷而憫之故爲論也尋夫七十二君三皇五帝孔丘李老漢地聖賢莫不葬骨三泉橫屍九壤未有如佛舍利現瑞放光火燒不然礎礎不碎於今現在立試可明且據此一條足知佛法之神德也震旦諸聖孰與爲儔乃欲

毀而滅之事難容忍傷風敗俗虧損福田誑惑生民汗點朝廷實可嘆也

沙門安世高譯一百七十部

沙門鳩摩羅什譯九十八部

沙門衛道安譯二十四部

沙門嚴佛調譯七部

沙門寶唱撰衆經目錄四卷譯一千四百三十三部

吳人支謙譯一百二十九部

晉人聶承遠譯三部

晉人聶道真譯五十四部

撰述

宋人謝靈運譯三十六卷涅槃經

北梁安陽侯沮渠京聲譯三十五部

元魏期城郡守楊衍之譯一部

元魏李廓撰衆經錄四百七十部

魏人萬天懿譯一部

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譯一十七部

齊人常侍庾頡譯一部

梁人木道賢譯一部

梁武帝注大品經五十卷

梁人表曇允撰論抄一部

梁簡文帝法集記一部二百卷

梁記室虞孝敬內要一部

隋人洋川郡守曇法智譯一部

右古來翻經人宋臨川康王義度撰宣驗記一部又

撰幽明錄一部

太原王琰撰冥祥記一部

瑯琊王巾撰僧史

齊竟陵文宣王造三寶記傳一部

齊著作斐子野撰高僧傳

淮南劉俊撰益部寺記

撰述

有方書卷

晉中書令郗景興撰東山僧傳

中書陸明霞撰沙門傳

治中張孝秀撰廬山僧傳一部

太原王延秀撰感應傳

吳興朱君台撰徵應傳

晉中書侍郎于寶撰搜神錄

彭澤令陶元亮撰搜神錄

道士陶隱居發菩提心禮佛文

道士陸修靜對沙門記

宋光祿顏延之庭詰文

齊隱士周顒撰三宋二帝論

周儀同甄鸞撰笑道論一部

隋成都費長房撰三寶錄

右古來博通君子識量王公尊敬三寶撰沙門記傳者對曰此等先賢竝皆翻譯佛經爲目錄記傳者悉學窮稽右精諳內外信道俗之白眉爲羣英之稱首咸遵敬三寶研味一乘棄世辭榮欽承勝軌邪見朋黨一口不論一人不說太劇苦剋誹毀酷毒穢言自保瑩輝欲張蚊翼何殊朝菌之知晦朔螻蛄之暗春秋信其管窺輕忽大道足令洗耳安可言乎請付朝

官博通君子檢內外典籍明邪見人謬妄之罪若言佛法來漢無益世者對曰按孔子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計其在世七十餘年既是聖人必能匡弼時主何以十四年中行七十國至宋伐樹至衛削跡在陳絕糧避桓魋之殺慚喪狗之呼雖歷聘諸侯莫能見用當春秋之世文武道墜君闇臣奸禮崩樂壞爾時無佛何爲逆亂滋甚篡殺由誰孔子乃婉俛順時逡巡避患雖保妻子終壽百年亦無取矣或發匏瓜之言或典逝川之歎然復遜辭於季氏傷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西狩獲麟遂反袂拭面稱吾道窮雖門徒

三千刪詩定禮亦疾歿世而名不稱吾何以見後世矣遭盜跖之辱被丈人之譏校而論之足可知矣若以無利於世孔老二聖其亦病諸何爲訥其木舌而不陳彈也○一答寺多僧衆妖嬖必作如後趙沙門張光後燕沙門法長南京道審魏文孝時法秀太和時惠仰等竝皆反亂者對曰檢崔鴻十六國春秋竝無此色人出何史籍苟生誣枉誑惑君王請勘國史知其妄奏按前後漢書卽有昆陽常山青泥綠林黑山白馬黃巾赤眉等數十羣賊竝是俗人不關釋子如何不論後漢書云沛人道士張魯母有姿色兼挾

鬼道往來劉焉之家焉後爲益州刺史任魯爲都督
義司馬魯共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
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魯旣得漢中又殺張修而并
其衆于時假託神言黃衣當王魯因與張角等相應
合集部衆竝戴黃巾披道士之服數十萬人賊害天
下自據漢中垂三十載後爲曹公所破黃衣始滅爾
時無一沙門獨饒道士何默不論然漢魏名僧德行
者衆益國甚多何以不說但以揚惡專論八短豈是
君子乎魏志曰張魯字公期期祖父陵客蜀學道在
鵲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

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業衡死魯復傳之陵爲天師
衡爲嗣師魯爲係師自號三師也素與劉焉善焉死
子璋立以魯不順殺魯母及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
道化民符書章禁爲本其來學道初名鬼卒受道用
金帛之物號爲祭酒各領部衆衆多有名治頭有病
者令首過大都與張角相似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
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
咒言以治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行教化轉相
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楊兗豫八
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之號也

大方萬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
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皆作甲子字
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士黃巾或殺
人祠天子時賊徒數十萬衆初起潁川作亂天下竝
爲皇甫嵩討滅南鄭反漢而蜀亡事在魏書孫恩習仙而
敗晉事在晉書道育醮祭因而禍宋事在宋書于吉行禁殆以
危吳事在吳書公期學仙而誅家事在華陽志陳瑞習道而滅
族事在晉書魏華叛夫事在靈寶經序張陵棄婦事在陵傳子登背
父衛叔去兄出神仙傳右古來道士破國破家爲逆亂者
對曰自陵三世專行鬼道符書章醮出自道家禁厭

妖孽妄談吉凶紆由此起然吳魏已下晉宋已來道
俗爲妖數亦不少何以獨引衆僧不論儒道二教至
如大業末世王充李密建德武周梁師都盧明因李
軌朱粲唐弼薛舉等亦是俗人曾無釋氏何爲不道
事偏理曲黨惡嫉賢爲臣不忠明矣○奕云自開闢
已來至今武德四年辛巳積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一
百八歲父子君臣立忠立孝者對曰汝云庖犧氏凡
三十世治二萬二百九十七年少昊至漢高有三千
二百一年從庖犧至漢高二十九代計之不過二萬
三千四百九十八年何因爰自開闢迄之武德四年

顛有二百七十六萬餘歲耶勒帝系譜云天地初起狀如雞子盤古生其中經九萬年次三皇及燧人氏治二萬二百九十七年按齊秘書楊玠史目云伏羲元年甲寅至開皇元年辛丑有六萬一千六百八年總而言之十七萬一千九百五年校此而論太懸殊矣請勘年紀定其脩短也檢正史所載伏羲氏始畫八卦陳甲子造書契乃有年世庖犧已前本無紀曆進退何依○奕云請胡佛邪教退還西域凡是僧尼悉令歸俗者對曰周莊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

道居其一考詩書禮樂之政但欲攸敘彝倫明忠烈孝慈之先意在敬事君父縱稱至德唯是安世治民假令要道不出移風變俗自衛返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宜究竟之旨及養生濟物之談龍圖鳳紀之說亦可懷仁抱信遵厲鄉之志刪經贊象肆闕里之文次曰九流末曰七略按前漢藝文之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但未暢遠途皆自局於一生之內非迥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現因果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凶義經丘而未曉故知逍遙一部猶迷有有之情道德二篇未入

空空之境斯乃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暮詎免四流
浩汗爲煩惱之場六趣誼譁造塵勞之業也原夫實
相杳冥逾要道之要法身疑絕出玄之又玄唯我大
師體斯妙覺二邊頓遣萬德俱融不寂不喧安能以
境智求非爽非昧豈可以形名取爲小則小而無內
處大則大而無垠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
誓所以現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
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火銷扇慧風於雞峰則幽
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帝釋居
前入則梵王隨後左輔密迹以滅惡爲功右弼金剛

以長善爲務聲聞菩薩儼若侍臣八部萬神森然羽
衛演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華百福莊
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猶聚日之映寶山師
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顙是故號
佛爲法王也豈得與衰周迦葉比德爭衡末世儒童
輒相連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
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趣深遠假筌蹄而後悟
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八萬四千之藏
二諦十地之文祇園鹿苑之談海藏龍宮之旨玉牒
金書之字七處八會之言莫不垂至道於百王扇玄

風於萬古如語實語不思議也近則安國利民遠則
超凡證聖故能形遍六道教滿十方實爲世界福田
蓋是蒼生歸處於是敬信之侶猶七曜之環北辰受
化之徒如萬川之投巨海考其神變功業利益天人
故無得而名也旣滿恒沙之因故得常樂之果善矣
哉不可測也但以時運未融遂令梵漢殊感所以西
方先音形之奉東國暫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
收光乃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觀舍利於赤舄之歲於
是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
出或畫滿月於涼臺之側長相輪於雍門之外逮河

北翻辭漢南著錄道興三輔信洽九州跨江左而彌
殷歷金陵而轉盛渭水備逍遙之苑廬岳總般若之
臺深文與旨發越來儀碩學高僧蟬聯遠至暨梁武
之世三教連衡三乘並驚雖居紫極情契汾陽屏酒
肉而撤饗人熏戒香而味法喜恐四流難披躬以七
辯之能將乃輕袞飾而御染衣捨雕輦而敷草座於
時廣創慧臺之業大啓寶塔之基注梁記云東臺西
府在位八十餘年都邑大寺七百餘所僧尼講衆常
有萬人討論內典共遵聖業孜孜無倦各厭世榮也
遂令五都豪族厭冠冕而歸依四海名家棄榮華而

入道自皇王所居之土聲教所覃之域莫不頂禮迴
向五體歸依利物之深其來久矣孔子垂化安能以
競按三十六國春秋高僧名僧半子等記傳始後漢
明帝永平十年已來佛法東流政經十代年將六百
其名僧大德世所遵敬者凡二百五十七人傍出附
見者及燕趙王公齊梁卿相等凡二百五十一人合
五百八人陳其行業大開十例一曰譯經二曰解義
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
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此等高僧皆德効四
依功備三業法傳震旦實所賴焉邪見隱而不論但

說三五惡者夫雪山之內本多甘露亦有毒草大海
之中雖有明珠亦饒羅刹喻崑山缺於片石鄧林損
於一枝耳何可爲恠也譯經沙門第一五十人義學沙
門第二九十人神異沙門第三二十人習禪沙門第四十二人
明律沙門第五十二人遺身沙門第六十一人誦經沙
門第七二十人興福沙門第八四十人經師沙門第九十一人
唱導沙門第十十人此等沙門或踰越沙險汎漾洪
波皆能委命弘經亡形徇道或以神力救世或以異
迹發人或慧解開矜或通感適化安禪湛慮則功德
如林業行清高則氷霜彌絜樹興福善則冥衛可祈

諷誦法言則幽顯沾慶於是三藏四舍功用遽廣方等般若取信尤多但神化所該無遠必屆葱河由跬步之間聲光有見聞之限豈非時妙也及緣運將感像教遐通或號曰西域大神或稱爲浮圖之主所以摩騰杖策而來儀法蘭懷道而降德什師碩學鉤深神鑑奧遠及遊中土備悉方言受學者三千入室者八俊生融景胤嚴觀恒肇皆領悟前言辭芬蘭桂執筆承旨任得其人晉有道安擅名當世質學圖澄傳業慧遠門人日盛世不乏賢足使陳郡謝安推其神俊襄陽習郁屈我彌天自晉惠蒙塵懷敏遷播羯胡

縱毒寇蕩中州劉曜篡虐於前石勒僭凶於後華夏分崩人民塗炭聖師佛圖澄憫傷殺之方始慮刑害之未央遂設神化於葛陂示懸記於襄鄴藉秘咒以濟命盡因香氣而拔臨危占鈴映掌坐定吉凶終令二石發心四民免害澄傳云澄在漢地二十五年所與澄同日孰可言乎百姓危亡得存性命者不可稱紀及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爲之更始志上分身員戶帝王以之加信具諸史籍其可詳乎莫不功被將來傳燈永劫議者僉曰僧乃紹隆聖種佛則冥衛國家福蔭皇基必無退廢之理者也我大唐之有天下也

應四七之辰安九五之運扶濟世之德越湯武而獨彰夷凶撥亂之功逾漢魏而孤顯蕩蕩一巍巍乎難以掄揚者矣加以畱情佛法降意玄門造像書經度僧立寺種種功德處處檀那利益華戎汲引黎庶方欲興上皇之正開正覺之道蔑茲五帝跨彼三王治致太平永隆淳化上來邪見所述穢言竝是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同棄恐塵黷聖覽不足可觀伏惟陛下布含弘之恩垂鞠育之惠乞審其逆順議以真虛涅槃經云佛滅度後法付國王陛下君臨正當付囑伏願杜其邪說使像教興行博雅君子四海通人

聞之乃共扼腕指掌盱衡而作論云爾孟子有言曰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夫虛妄顯於其實錄亂於偽世人不悟是非不定朱紫雜廁瓦玉參糅糠米以情言之豈予心所能忍也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夫玉亂於石人不能別是反爲非虛轉爲實安能不言乎考王者之降靈也或流星貫月或長虹繞電或赤雀銜書或素靈夜哭帶龍雲之氣含奇異之像皆有天命非由人也或問曰何周通其曆秦不及期答曰夫冥理難知人情易惑校其指歸略詳之矣何者昔宋景修德守心便退丁

蘭篤孝本母舒顏但使專精嘉祥可致必能絜已災
禍自亡信哉斯言也觀夫文武成康之世治道隆平
蓋積善所資福鍾來葉所以通曆也始皇在位焚書
坑儒酷毒天下逮于二世誅戮更甚生民寒心手足
無措上天降禍故不及期也易曰不善之家必有余
殃此之謂矣故知興滅之理非關力能咸稟先因頗
由行善信爲明證也近如周武錯見毀寺廢僧不盈
幾時後嗣磨滅竊見隋文皇帝初生卽有神尼撫養
後爲實禪師觀見當爲霸王及其卽位普興佛法大
度僧尼四部說說三學濟濟安心行道以報國恩登

卽漸息干戈日就豐樂嘉祥靈應史不絕書四海晏
安六合同慶後封禪岱嶽世致太平至煬帝屏除寺
塔流擯僧尼繕造奢華萬事過度天乖海外親自征
行禍及無辜殃鍾身世見前可驗何待將來論衡云
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不非言之
虛美而責今之實論信久遠之僞詞忽近今之實事
不知指馬之妄而競儒墨之談膏肓之病固難治矣
觀夫釋氏之爲教也大矣哉包羅三世囊括四流方
萬像之列大空譬八河之歸滄海至乎博尋子史纂
覽經誥六宗七廟之典五玉四望之儀丹笥金版之

文名山石室之記玉檢芝泥之冊雲臺麟閣之書清
分濁汴已來易跡書契之後赫胥栗陸之曠天皇人
帝之前斗杓之所攜臨輪鳥之所暉浸地輿迥邈天
角遼長補鰲折柱之靈刊山刻海之異立功立德之
道一陰一陽之言禾黍藥石之所基衣裳宮室之所
肇恭玄祀黃之典五禮六樂之制助揖華讓之則湯
征武伐之威金縢零雨之翁泣麟傷鳳之叟莫不事
極寰中而理盡域內者也豈知上界縈二死之患下
方抱三塗之憂苦海漂淪愛河綿遠是以大悲出世
導彼生盲開八正之門闢五乘之路宜忍服戒珠之

旨啓優波木叉之規遂使體施飛禽軀投野獸列國
都城方之脫屣嬌娥慢臉棄似遺塵正欲去此四蛇
息茲八苦永斷生老病死無復怨會愛離一罷受形
長辭毒罷況復乘雲竇殿號曰天宮帶地珍臺稱爲
淨國八行玉樹四照金樓百味香餐三鉢輒服動足
飛去無煩列子之風妙樂騰聲詎勞蕭史之吹故知
花懷碧璫暫暉於地府琅枝珠藥失彩於天津矣夫
釋迦者譯云能仁言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然法身
二義一曰真實二謂權應真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
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

然應身者積劫行因億生求果和光六道同塵萬類
生滅隨時脩短爲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
法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也○世說曰魯
人尚不貴東家丘邪見豈信有西方佛根深難拔悲
夫或者問曰豈其然耶請諭斯旨論者對曰子不聞
乎夫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
之聲蓋知十惡波浪易動心源萬善枝條難抽意樹
良以凡夫顛倒渴愛所燒妄想攀緣身心放逸激五
欲浪漂二死河常在黑闇崖下無明波底長夜睡眠
處於夢宅莫醒迴天之醉詎知迷亂之色昏昏永劫

役役偷生乃復隨逐邪師親近惡友咆哮狂象放恣
心猿起六十二見之山汎九十八使之海耽湏行廁
戀著畫餅扇入魔風吹三毒火縱六入賊盜五陰城
不憂二鼠之危恒典四蛇之怒信其牛羊之眼發其
梟獍之凶於是立我慢幢聲自大鼓翻覆毀譽之口
誇伐儒墨之談反表爲裏顛裳爲衣破俗傷真鬪朋
亂友陵辱三寶欺侮二親輕忽冥祇訶罵風雨與鬼
神爲讎隙與骨肉爲怨憎自矜自高不仁不孝恃其
管見愚謂指南何異螳蛆之甘臭帶鴉鴉之嗜腐鼠
以毒爲美深可畏哉靡慮將來之幸不愁地獄之報

嗟乎肆一言之禍招萬劫之殃致使沉滯幽陰淪歷惡道入銅狗銅蛇之網居八寒八熱之城鋸解磴磨爐燒鑊煮餐灰食火噉雪吞水處處焦然心苦楚百骸九竅繚亂刀鋒五臟四肢紛披劔鏑所以然者皆由撥無因果謗出世間破和合僧不信正法邪見根深之所致也況復捨身受身常縈三界從獄入獄不離三塗大聖觀已興悲至人爲之流慟故知善惡之理如響應聲報施之徵似形逐影可不慎歟可不慎歟○詔云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法琳聞

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像非十翼所詮但以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大聖爲之興世至仁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刹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天竺貴族厭榮華而入道是以悉達太子去袞龍之衣就福田之服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以此其利益也按佛本行經剃髮出家品偈曰

假使恩愛久共處

時至命盡會別離

見此無常須臾間

是故我今求解脫

於後慕其德者斷惡以立身欽其風者潔已而脩善
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真故去
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
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沾幽顯豈拘小違上
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違聖教故爲損懲
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伏惟陛下至德含
弘仁心鞠育爰復降情正法留意出家廣布慈雲重
興佛日利益之道難得而稱此卽大唐帝業慈被百
靈聖種洪基惠流千祀不敢輒以愚意輕測天心謹
課庸詞略伸管見塵黷御覽伏深戰越謹對



井ノ四十二